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走近艾滋病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第一章 关于艾滋病

关于艾滋病，十年前我是由于职业的原因不得不接触，但没有想到的是今天我早已成了一名作家之后，仍然断不了与这一人类最恐惧的瘟疫的某种关联。

就是前几日的事，朋友从远方打来电话：近日看到多种报纸登载的消息，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形势十分严峻，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 30 万人。有关专家认为，如果现有控制艾滋病的能力得不到明显加强，到 2000 年，中国艾滋病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超过 100 万，到 2010 年，艾滋病毒感染的人数估计将达到 1000 万。艾滋病极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威胁。还有人说，最终消灭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艾滋病。你曾经多年从事医务工作，在卫生报当记者时又对艾滋病作过专题的调查，艾滋病真是那样的可怕吗？

我无语。

朋友是高级知识分子，对艾滋病的危害竟然知之甚少？

我感到了一阵悲哀。

艾滋病带给人类难以描述的灾难和痛苦，更可怕的是人们至今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轻视……

一位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医生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中，许多群众全神贯注地围在宣传栏的四周，认真地听讲解员在介绍讲解艾滋病的危害和预防措施，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浑身酒气的年青小伙子，他走到讲解员的身边大声问道：“照你们的说法，得了艾滋病最长能活多少时间？”

讲解员冷静回答：“最长是十年。”

“十年！够了。”小伙子将搭在耳朵上的香烟拿了叼在嘴里。“风流快活十年，够了。”

讲解员火了，一把将他拖到宣传栏前：“看清楚了，发病最快的是 6 个月。”

那人弯下腰一看，便不再说一句话。

也许是曾经为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心，也许是如今为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感，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打开了一本本采访笔记……在当今世界中，人类大批被消灭的原因就是战争和瘟疫。

十多年前，艾滋病在人类的出现，就是一种可怕的瘟疫的降临，就是一场艾滋病病毒势必消灭人类的世界战争。

艾滋病这种严重摧残人类的“世界瘟疫”，涉及的范围早已不限医疗卫生本身，它还涉及社会经济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行为方式诸多方面，从而成为当今世界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

古往今来，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瘟疫和战争。

但是，没有任何一次的瘟疫和战争让人类陷入如此巨大的惊慌和恐惧；没有任何一次的瘟疫和战争对社会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冲击。

这就是“艾滋病”！

绿猴带来的恶魔

1969 年至 1981 年，美国某大学野外饲养的猴群发生了四次成群惨死的现象，其病症与有关资料记载的远古时期非洲绿猴成批死亡的情况极为相似。

医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检验出：这次死亡猴群的身上有一种病毒。

紧接着，此种病毒在人体上的第一个病例在美国发现。

关于猴子带来艾滋病病毒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大约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的时候，艾滋病毒就从猴子身上传给人类了。大概是在距今 140 年到 160 年以前，艾滋病毒首先进入非洲一些农村的村民体内。这种病最初仅限于一两个农村中很少的一些人。也许是被猴子抓咬之后感染的，或者就是由猴子最早传染给人类的。因为当地人有喝猴血的习惯，那么，人们在喝猴血的时候，就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这种病毒最初时传播得很慢，但当有比较多的人感染上这种病毒时，传播得就快了。

1981 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身体一向很健康的青年男性同性恋中发现了一种“怪病”。患病者出现全身免疫功能的缺陷，从而引发致命的感染和肿瘤，各种治疗均不能解决临床症状，患者很快死亡。随后，在吸毒者、血友病患者以及多性伴者中也大量发现了这个怪病。该病传播迅速，死亡率高，对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造成了人们很大的惊慌和恐惧，许多国家不惜投入巨资，研究病因，探索治疗方法。

1982 年，医学界最终研究证实：一种新的可怕的疾病开始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英文缩写为“AIDS”。

汉语译音为“艾滋病”。

艾滋病毒，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HIV”。

1987 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份艾滋病分布图表：

三十二个国家已出现了艾滋病！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不禁痛哭失声。

他说：“死神来了！”

死神来了！

死神带着冷酷、阴森的狞笑，疯狂地扑向放纵自己的人们。

恶魔行踪

艾滋病，它毫不留情地卷入人类的生活之中，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艾滋病，无药可治，人人谈之色变。至今也无法准确地统计出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因艾滋病而离开人世。

艾滋病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不治之症”。染病后，五年内死亡率几乎达 100%。虽然说，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不等于是艾滋病患者，但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者，有 20% 经过半年到七年的潜伏期，也最终发展成为艾滋病患者。

西方国家称艾滋病为“恐怖病”、“超级癌症”、“二十世纪瘟疫”、“同性恋瘟疫”。

当艾滋病首次在美国 5 个同性恋者身上被发现时，它还只是涉及少数

人而且流行分布集中的一种疾病，但仅仅十几年的时间，艾滋病已迅猛地跨越国家、民族、性别、年龄、阶级、地位等界线，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

1981年6月5日，美国报道在洛杉矶有5名同性恋者患有卡氏肺囊虫肺炎，这一消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月，又有报道说，美国同性恋者中又发现26例卡波济氏肉瘤患者。随后，不断有相似的病例发现，并有患者开始死亡。

仅仅到1993年6月30日为止，已有五大洲的208个国家或地区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

目前，全球24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亚洲的偏僻山区和大洋洲的十几个岛屿小国外，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艾滋病疫情。

自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1997年12月，全球已有4200万人携带了艾滋病病毒，现已有1170万人死亡，平均每天有1.6万人新感染上这种病毒。

在发展中国家，成年人在诊断患有艾滋病之后的估计平均寿命为6—12个月，发达国家为1—3年。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性比女性多。但是由于异性恋传播方式越来越普遍，这一差距正在缩小，目前，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的男女比例为3：2。国际卫生组织估计到2000年感染艾滋病的女性人数将接近男性。

随着感染艾滋病的女性的增加，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新生儿的比例也在增加，到1997年底，世界上携带艾滋病病毒的15岁以下的儿童已达110万人。有专家估计，到2010年，在23个发展中国家很可能有4000多万儿童无人照管和身处疾病的侵害之中。

艾滋病的流行，已成为世界性的巨大灾难。

“艾滋病”与“爱死病”

艾滋病是由英文缩写“AIDS”翻译而来，也有人将它称之为“爱死病”。他们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不正当的爱（包括同性和异性的多性伴者）所带来的必死无疑的疾病。

这样的解释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却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艾滋病病毒主要是通过粘膜和有破口的皮肤进入人体的。其主要的传播途径有三条：

一是由血液传播，包括输血传播。如果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的血输给了一个健康的人，那么，这个健康的人就可能被感染上艾滋病毒。所以，静脉吸毒者共用针头针管，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的。还有，有血液接触的医疗器械，理发和美容工具，比如穿耳孔针、纹身针和针灸针，都可能把艾滋病病毒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

在英国，就发生过一例打架传播的艾滋病毒感染：

1989年8月，英国普雷斯顿市举行的一次私人宴会上，一名47岁的宾客和一名爱管闲事的人发生了口角，双方争执不休干脆动起手来，在激烈的斗殴中，这两位男子的面部都受了伤，伤口大量地出血。十天后，这位47岁的宾客因恶心、咽喉炎、腹泻和全身出疹而住进了医院，他被诊断为非特异性病毒感染，于两个星期后出院。后来得知，那位爱管闲事的男子是血清

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1991 年 11 月，这位宾客参加了献血，被证实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他已结婚 17 年，其妻子为血清艾滋病病毒抗体阴性。他否认有同性恋、静脉注射毒品和嫖娼等不良行为。医生们对此病例疑惑不解，于是便将他在 1989 年打架后住院期间的第四天、第十一天和第十八天抽取、储存的血液标本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抗体测定，结果前两次所取的血样均为阴性，而住院后第十八天的血样却呈阳性。综合和分析了这个病人的情况，医生们得出了结论：这个病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是通过打架时与另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接触后获得的。

美国新泽西州，一个两岁和一个五岁的儿童同在一个家庭幼儿园。他们每天在一起玩耍、吃饭，晚上又在一起睡觉，曾经共用过一把牙刷。当他们患病就诊时，医生发现，这两个儿童都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且那个两岁幼儿的母亲经检查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医生确定，这个两岁孩子的病毒来自那个五岁的儿童，因为他们身上的病毒类型完全相同。

在美国还发现两个患血友病的亲兄弟，两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一个患皮肤病，另一个却经常流鼻血，后经医生检查发现：他们兄弟两人都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经专家调查证实，这对亲兄弟之所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就是一个人流鼻血时与另一个人流鼻的伤口有过接触。此外，就是他们兄弟俩曾经共同用过一把刮胡刀。

有一些人因为手术或事故需要输血，结果因输入的血液或血制品中混有艾滋病病毒，使这些人也感染了艾滋病。曾经轰动世界的法国血案，由于让病人输入了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致使许多无辜的病人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美国著名的黑人网球明星阿什因为受外伤，在进行外科手术时，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最后无辜地死去。现在有的西方国家的输血机构，已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确保输血安全，最初的步骤就是杜绝艾滋病病毒高发区的人群供血。

艾滋病的第二条传播途径是由性接触传播，包括同性及异性的性接触都可能传播。在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成人中，通过性接触感染上艾滋病的人占 75%—85%。其中，男性同性恋者的肛门性交者传播的机会最大。

为什么同性恋者容易患艾滋病？这是因为艾滋病患者的精液中含有大量的病毒，通过正常或异常性行为传播给对方。同性恋中，肛门性交是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径。世界艾滋病群体调查资料表明，艾滋病为同性恋特有的性病，占 80%；双性恋者占 10%；异性恋者占 5%。这是因为同性恋者在进行肛门性交时，常造成直肠粘膜充血轻度损伤，精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破损粘膜进入血循环或淋巴系统，把艾滋病病毒传给性伴侣。

还有的研究表明，艾滋病毒不用通过直肠壁破裂就能直接进入直肠细胞，认为至少有两种细胞——直肠壁细胞和肠嗜铬细胞对艾滋病有特殊亲合力，而使之感染。艾滋病病毒进入直肠后，形成一种慢性感染，最终导致发病。而同性恋的性行为，恰好使艾滋病病毒直接侵犯肠道机会比其他人多，这就是同性恋者容易患艾滋病的原因。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男子，他的精液中含有大量的艾滋病病毒，其浓度可达 10^7 — 8×10^8 / ml 精液，通过向阴道射精能使女方受到感染。从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女子的阴道和子宫分泌物中分离出了病毒，说明了通过阴道性交，妇女也能把病毒传给男子。

艾滋病的第三条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患有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

的母亲可通过胎盘将艾滋病病毒传播给婴儿。此外，母乳也可能传染艾滋病病毒给婴儿。

八十年代期间，艾滋病对妇女和儿童的危害一直被忽视。现在这种致命的病毒已经开始转向侵害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在中非等地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儿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数日益增多。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如今已有 1210 多万妇女感染上艾滋病病毒。九十年代，艾滋病将使全世界数百万儿童沦为孤儿，一些国家 20 岁至 40 岁的妇女患艾滋病的死亡率已大大增高。如果母亲是艾滋病病人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么她们分娩的婴儿，将有 30% 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些受感染的婴儿大部分又将在 5 年之内死亡。

美国有一个家庭病例就很典型地说明了艾滋病的三种传播方式：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是血友病患者，因为他在 1985 年注射了第八因子，感染了艾滋病毒。此后，他的妻子经检查也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的女孩，一个两岁的男孩，后来，这个四人的家庭死掉了三人，就剩下了五岁的女孩。这个病例说明：血液传丈夫，性生活传妻子，母亲传两岁的男孩，幸存的五岁女孩是在丈夫被感染以前生育的，因此未被感染。

现代医学为人们揭示了两个最直接、最重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吸毒、淫乱。

吸毒是“六害”之首，是当前的社会大公害。凡是吸毒者早期都有性欲亢进的表现。而且吸毒者 80% 以上都是青少年，属性机能旺盛时期，因此，多数吸毒者都有淫乱行为。强烈频繁而混乱的性行为加速了艾滋病的性传播。随着吸毒次数增加，毒瘾逐渐加大，吸毒者常常要使用静脉注射才能过瘾。此期虽然性功能低下，不淫乱，但变态的人格促使他们聚在一起，共用一副不经消毒的注射器注射毒品。

吸毒者在第一次静脉注射毒品时一般是由另一个人帮助注射，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就由自己注射，由于吸毒者不懂医学知识，不知道如何科学地消毒，更重要的是，当他们毒瘾发作时，根本就顾不上消毒，便相互换用针头、针管。针头被污染了还不够，往往还要将血液回抽到针管里再推注到静脉里。如果在一群吸毒者中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们在互换针头、注射器注射毒品的过程中，就可能全部感染上艾滋病。

这样，人们就可以清楚看出：吸毒者把艾滋病传播的两个最重要的最直接的传播途径都集中到一起了。因此，吸毒者便成为最容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以各种方式用毒品的人多达 4000 万，其中经常注射毒品的成瘾者达 110 万人以上，在艾滋病患者中有 17% 是吸毒成瘾者。到了八十年代后半期，艾滋病患者中的同性恋者比例有所下降，而经静脉注射毒品染病的比例却猛然增高，几乎达到了 50%。在“毒品之都”的纽约，青年人因吸毒成瘾的就有 3600 多人，比同性恋患者还多 30%。美国“性解放”、“性自由”造成的社会性混乱以及毒品泛滥成灾的现实，使美国成为了艾滋病的超级大国。

在泰国，十年前只有少数的静脉吸毒者和卖淫嫖娼者受到艾滋病毒的侵害，但现在，艾滋病已在公众中广为蔓延，流行已遍及全国各地。据泰国有关方面公布，泰国目前已有 80 多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在泰国的流行的区域主要在旅游区。泰国毗邻毒品生产地“金三角”，也是受毒

害国之一，静脉吸毒和异性传播是泰国传播艾滋病的主要方式。在静脉吸毒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 40% 以上，此外，泰国男青年的婚前及婚外性生活极为普遍，再加上色情业泛滥，从事卖淫活动的妓女相当多，有的地区妓女中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就很高，达到 44% 以上。所以，静脉吸毒和异性传播是泰国艾滋病流行的两条重要途径。

我国西南某省由于邻近毒品生产地“金三角”的特殊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等国的艾滋病感染率较高，八十年代后期，艾滋病毒便由邻国传入了该省，在这片红土地上形成了地域性的艾滋病病毒传播。

1989 年 10 月该省西部首次检出 146 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时，全部为静脉注射吸毒者。到了 1993 年 6 月 30 日以前所检出的 885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大多数也是静脉注射海洛因感染艾滋病毒者。

目前，经静脉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人数仍占 67.5%，经性接触感染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在这些感染者中，有的是原来静脉吸毒的艾滋病感染者，通过性接触途径将病毒传给异性；有的是在异国宿妓嫖娼感染上艾滋病毒；有的是卖淫的妇女在性乱中被染上艾滋病毒；有的是被拐卖到外国逼为娼妓感染上艾滋病的……

艾滋病毒，这个小到仅有大头针的 1.6 万分之一的恶魔，却使一个个幸福美好的家庭家破人亡，使一个个病患者陷入了悔恨和绝望的深渊。

小小的艾滋病毒，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制造出了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发聋振聩的悲惨故事……

第二章 金三角飘来的毒雾

罂粟花本是一种植物。

可是，当这种外形美丽、娇艳的植物被提炼成白色的粉末，化作一缕青烟或是溶进水里进入人的血液时，它就会使人文明荡尽，道德沦丧。

吸毒，这个曾使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丑陋的社会现象，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沉寂了几十年后，又死灰复燃。

一个个年青的生命在缕缕毒雾中被麻醉，被吞噬，被邪恶的梦幻所毁灭……

静脉吸毒，在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是排列第一的传播途径。

“金三角”的邪恶

以毒品而闻名于世的“金三角”位于泰国北部与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湄公河、夜赛河在这里汇流，形成了一个三角绿洲，面积约 19 万平方公里。这里群山起伏，丛林密布，河流纵横，道路崎岖。在这片绿洲上，生长着苗、佤、瑶、克伦等十多个山地民族，将近 100 万人口。

“金三角”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遗憾的是，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却是种植罂粟、生产毒品的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

花儿本是人类的宠物。

大自然中千姿百态，竞秀媲美花朵给了人们多少美的享受、美的情操、美的向往，然而，那一朵朵红艳欲滴的罂粟花给人类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毒品曾经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用来毒害、侵略、麻痹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武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一百五十年前，英国侵略者就是以鸦片为先锋，用枪炮做后盾，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发动全国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基本上禁绝了毒品，完成了清朝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根本不能完成的禁毒任务，洗去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耻辱。

西南滇西部分地区与“金三角”毗邻，边境线绵长，在历史上就是受毒品之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边境的一些地区，解放前就是“云土”的产地，山坡上到处开满了娇艳的罂粟花。五十年代初，这些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彻底断绝了罂粟的种植，至今在这片土地上，再也看不到一朵罂粟花。但是，这些地区的北面、西南和南面都与缅甸接壤，而且又是缅甸政府不能控制的山区。在这些山区，罂粟是一种主要作物，每年罂粟收获的季节，那些种植罂粟的人总要从我国雇佣一些边境居民帮助采集鸦片，种植主又用鸦片来支付工钱。所以，尽管这些地区不种一株罂粟，但吸食鸦片和贩卖鸦片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根绝。

过去，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都在“金三角”的这片土地上种植罂粟和贩卖过鸦片。

五十年代初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滇南战役中漏网的李弥残部败退到“金三角”的勐萨后，就利用“金三角”的良好自然条件发展鸦片生产和贩卖毒品。

1953年和1961年，在联合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李弥残部两度撤军回台湾，余下的1000多人也离开缅甸北部进入泰国境内，分布于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夜丰颂3个府，被编为7个“自立村”，主要种植农副业作物，但仍有少数人种罂粟和贩卖毒品。

七十年代后，东南亚各国大规模的扫毒运动和对毒品贩运的严厉打击后，原来的小“金三角”逐渐变成了旅游区。

八十年代后，那里的毒品生产和加工又迅速发展，对我国西南的毒品渗透便日益加剧。

国际贩毒集团和境外贩毒分子并且假道西南将大量的毒品从“金三角”地区销往国际毒品市场。

在暴利的吸引和诱惑下，省内外的一些不法之徒也大肆走私、贩卖、运输境外毒品，致使早已禁绝的烟毒祸害迅速蔓延发展，出现了五十年代禁毒运动以来从没有过的严重状况。

由于毒品的泛滥，吸毒人数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青少年吸毒者明显增多，使毒品的危害更加严重和广泛。同时，吸毒的趋势也正由边疆走向内地，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吸毒的品种也从鸦片转化为海洛因等。在一些地区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竟占80%以上。

在中缅边境的一些村寨，由于吸毒，使原来就贫困的生活更加贫穷，有的人家穷得连铺盖、锅碗瓢盆都没有。

一个只有43户人家的村寨，就有36户没有房子住，这些人只能常年栖身在岩洞中。

有一个村，改革开放以后全村人劳动致富的热情很高，年人均收入从过去的 150 元增加到了 1000 元，成了县上的先进典型。但从 1987 年开始有人染上吸毒后，这个村的许多人因吸毒而丧失了劳动力。农业生产一年不如一年，1990 年全村种植甘蔗 50 亩，只占 1987 年种植面积的 27%。

那些被毒品毁灭了的村寨，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困兽，蜷缩在破烂的草棚里，潮湿的岩洞中。

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越穷越要吸，越吸就越穷，哪怕家中还有一只鸡、一碗米，甚至一个鸡蛋，都要拿去换毒品来吸。

染上毒品恶习的村民，便精神萎靡不振，再也无心下地去生产劳动。

丰硕的田地荒芜了。

欢乐的村寨凋敝了。

过去，傣族人家是从来不留人守家，出门也从不锁门，竹楼始终是为客人开着的。走过此地的人，无论你认不认识主人，也不管主人在不在家，客人可以自己走进竹楼，可以自己做饭吃，也可以自己烧水喝。如果累了，还可以在竹楼上甜甜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是，自毒品侵入了这些地方后，偷鸡摸狗，凿门入户的事一天天多起来，人们出门怕家里的财物被盗，回家又怕地里的庄稼遭偷，弄得相邻的村民人人自危，不能安生。

更可悲的是，有的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不得不卖儿卖女、卖妻、卖淫、卖家产，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走上了盗窃、抢劫、诈骗、贪污等犯罪的道路。

认识艾滋病毒携带者

1991 年秋天，我因患脑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中医——欧医生。

欧医生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开专家门诊，于是我就每星期三到医院一次，开上三副中药，刚好服用一周。

那时候我们卫生报已经改为周报，我每次去看病就顺便带上几张新出的报纸送给欧医生，也让他散发给周围的同事。

一次，欧医生为我开好处方后就拿起放在桌上的报纸翻看，突然，他抬起头来问我：“你们还开辟一个专栏来宣传艾滋病。说实在的，你见过几个真正的‘艾滋病’？”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艾滋病的宣传搞了好长时间，其实我一个也没见过。很想见一下，看看这些人的临床体征究竟是什么样。可惜没这种机会，因为医院里面根本不收这类病人，其它地方又找不到。”

“你找不到。我可是不用找人家就自己来。”欧医生苦笑了一声。

“你治疗艾滋病人？”我非常惊讶。

朋友在给我介绍欧医生的时候说，欧医生虽然年轻，却相当富有临床经验。他们家是中医世家，他从小就跟着祖父和父亲在中药房里长大，后来又考上了中医学院，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当有一套。特别是他对肿瘤、乙肝、脉管炎等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颇有独到之处。没想到居然还能够治疗被称之为“世界瘟疫”的艾滋病。

“你进门时遇到的那个人就是。”欧医生淡淡地说。

“进门时……”我竭力回忆刚才的情景。

欧医生上专家门诊时病人很多，所以我每次来都是安排在 5 点多到达医院，这时病人已经少了，稍微等一会，5 点半左右开好处方送到一楼划价拿药，基本就不用排队等候。今天我才走到门口就很高兴，因为诊室里一个病人也没有，这是平时很少遇到的事。进门时我确实碰到个男的刚好拿着处方出去。那人高高的个子，好像穿一件米灰色的长风衣，因为仅仅是我进门他出门的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根本就没留意那人的年龄和相貌。

“他在我这里看病半年多了。朋友介绍来的，没办法。”欧医生低着头整理抽屉里的书本。“其实，我哪有能耐去治艾滋病。什么叫艾滋病我还是从见了他以后才去找了点资料来看看。这种病，中医西医的书籍都没有任何发病原理和治疗方案的记载。”

“那你怎么给他医？”我更为惊讶。

“怎么治？你们报纸上宣传的都是 100%死亡，本世纪无药可治。我又不是神仙。不过是受人之托，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细细品味着欧医生的这句话，突然为这个毫不相干的艾滋病人感到一阵悲哀。在医院里，医生最无奈的就是这句话，而病人最害怕医生说出的也是这句话。

“他是怎么感染上的？”我问话的声音很低。

“出国进修。目前基本情况还好，潜伏期。”欧医生的回答很简短。

“我能见见这个人吗？”我望着欧医生。

“见他？”欧医生吃惊地抬起头。

“你刚才不是笑话我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艾滋病宣传，连个真正的病人都没见过。他下次什么时间来看病，我专门来见识见识这种特殊的病例，怎么样？”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这……”欧医生犹豫了。“我先得问他一下。朋友再三交待，一定要为他保密。我们也是朋友，又是同行，你现在又办什么咨询，我才对你讲的。这样吧，你下个星期三再说。”

到了星期三，我特意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医院，没想到欧医生把我叫到外面的走廊上低声对我说：“对不起，他不同意见你。”

“为什么？”我顿感失望。

“这事怪我没处理好。我说有个记者要见他，他一听记者脸马上就变了。知道你这段时间在我这里治疗，他就说最近不来医院了，让他弟弟代他来拿药，病情有什么变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唉，我当时应该说你是本院的医生就好了。”欧医生有些后悔地说。

话已到了这个份上，我只有叹气遗憾了。

后来，我的失眠症状好转就没有再去医院。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陪家人到公园游玩，没想到在那里碰上了欧医生。

欧医生和一个身材瘦高，穿件淡绿色茄克衫的男子迎面走来。欧医生似乎在给那人竭力地解释着什么，那男的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地默默走着。

见到我，欧医生显得十分热情，他叫住了转身退开的那个男子，向我介绍那是他的朋友，但他却向那人介绍我和他是一个医院的同事，搞妇产科的。

我困惑不解地瞪着欧医生，却发现他悄悄地向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注意这个男子。

我留意打量了此人一眼（欧医生没有介绍我们双方的姓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清瘦的脸庞，五官长得也还端正和谐，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可我发现那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呆滞木然，里面似乎包含着很深重的忧伤。

听到欧医生的介绍，他很机械地咧嘴冲我笑笑，然后弯腰来了个日本式的鞠躬。

我当时正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没料到对方并没有握手的意思，幸亏我的反应还算灵敏，马上也朝他弯腰还了一礼。

欧医生邀请我和他们到湖中划船，我看到那个男士虽然非常礼貌，但始终不言不语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感到不大方便，就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我给欧医生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要编造我是医院搞妇产科的，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需不需要帮忙。

没想到，他说：“哎呀，你怎么那样笨哪，还当什么记者？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现实生活的尴尬

警车沿着坎坷不平的盘山路行驶，车窗外，山乡那明丽璀璨的秋色似一幅珍藏已久的彩色图片，渐渐地掀开了我记忆中的扉页。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群龙腾虎跃的身影，一片童音未改的呐喊声，欢呼声……

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山顶上有一所乡办的小学，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好，一连几年在市里的中小学体育运动比赛中夺得了多项冠军。

警车终于在山顶上的一座围墙外停下了，市公安局派来陪我采访的刑侦队李队长跳下车，帮我打开车门，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干警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我却坐在车上不想下去。

我的情感上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的确是我曾经到过的那所小学，而且我曾经为该校如何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通讯。警车还没有停稳时，我却已明明白白地看清了挂在大门上“强制戒毒所”的牌子。

李队长以为我是晕车，连忙过来搀扶我。

我强挤出笑脸谢绝了他，怀着一种十分苦涩的心情走进了这所当年是学校如今变成戒毒所的大院。

十年前，我作为省卫生报的记者，曾随着省卫生检查团到过这所小学校来检查卫生设施和学生的健康情况。记得那天来到学校时，刚好是学生课间休息在打篮球，宽敞的球场四周站满了围观的学生，一个个兴致勃勃显得比打球的队员还要激动。虽然不是比赛，但是场上的小队员却打得认真激烈，生龙活虎，有个队员为了争夺一个球，竟然抱着篮球从另一个队员的胯下泥鳅样地钻了过去，还翻了两个跟斗，把场上的队员也撞倒了好几个，引起了球场上一片喝彩声、抗议声，还有临时小裁判命令停止的口哨声……

如今，那宽敞的球场依旧，球场那一排花坛依旧，那围成四合院的房屋依旧，可原来楼下的一排教室已改成了戒毒学员的住房、政治学习教室、健身房、医务室；楼上原来的教室、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已改成了公安干警、

协管人员以及医务人员的宿舍；那曾经矮得能够飞出篮球的围墙上增添几道长长的铁丝网；那雪白围墙上，原来书写着的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大红标语，如今却改成了“有毒必肃、吸毒必戒、扫除毒害”；当年我们卫生检查团坐着观看学生打球的走廊上，现在坐着的是一排瘦骨嶙峋、面容憔悴，正在等待服药治疗的戒毒者。

我悲怅地举目望着四周青翠的山峦。青山依旧，楼房依旧，可物是人非。为什么会是如此惊心动魄的改变？

为什么？

我想起了前不久在一个县的强制戒毒所采访时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军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赶来这个县的戒毒所看望女儿，没想到，他来到戒毒所却没有随着其他家属慌慌忙忙进去看人，而是在大门外抚摸着围墙外的建筑物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原来，四十年前。正是这位颇有才华的建筑工程师亲自勘定并指挥在此地建筑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工兵营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十年后，这座当年极为得意的杰作会成为他独生女儿接受强制戒毒的地方。

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巧合。

不！我不接受这种“巧合”。

没有谁会想到曾经用于为人类创造幸福安宁的工兵基地四十年后会成为解除人体毒害的场所。正如我没有想到十年前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学校，如今在我面前却是一所冷寂无声的强制戒毒所一样。

这不是巧合，这是人类的一种悲哀。

毒害。这一切都是毒品所造成的危害。

本不该让一百多年前给中华民族留下过切肤之痛的毒害在神州大地上重新蔓延。那么，也就不会在这片纯净的土地上设置戒毒所这样令人无奈又悲哀的监督机构……

我的目光从学校走廊下那一排瘦骨嶙峋、面色憔悴的人们身上扫过，久久地停留在四周盛开着鲜花、宽敞宁静的球场上。什么时候，这球场上又跳跃着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

什么时候，这个球场上又响彻着那激奋人心的欢呼？

痛苦的任务

这个市强制戒毒所的吴所长相当忙，我是几经周折，才算在戒毒所的办公楼里见到迫不得已接受采访的他。因为在这个面积不大，设施很差，经费又十分困难的戒毒所里，经常都有 1500 个至 2000 个吸毒者在这里接受强制或自愿的戒毒治疗，他能不忙吗？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我们的谈话是时时中断的，不是找他的电话响，就是找他的人一个个来，害得他出出进进，几次要我将他刚才的话头接上。

谈到了毒害问题，吴所长显得十分激动和愤慨。他说，死灰复燃的毒害给国家给人民给社会，给吸毒者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的损失实在太太大了。有的地方本来就属贫困范围，但为了禁毒戒吸，政府也得咬着牙挪出经费来建办戒毒所。该省从 1988 年成立第一个强制戒毒所至今，已先后建立了各级强制戒毒所 85 个，劳教戒毒所 8 个。几年间，全省组织戒毒人

数已有十几万人。

他说，如果把这些经费用于扶贫，那么将会使多少个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走出饥寒交迫的日子，又将会建立起多少个希望小学，使多少个儿童获得读书求学的机会。

此外，吸毒者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是毒品的奴隶，他们不顾一切地把寻求和滥用毒品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们精神颓废，心理变态，人格丧失，道德沦丧。不少吸毒的人为筹资吸毒，不惜以身试法，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坑蒙拐骗，偷盗抢劫，卖淫赌博，无所不为，甚至铤而走险，绑票杀人。近年来，吸毒已成为刑事案件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在吸毒地区的刑事案件中，有 50% 是吸毒人员犯罪，治安事件中有 70% 是吸毒者所为，在不久前市公安局破获的一起盗窃团伙案中，12 名案犯均为吸毒者。他们参与贩毒、卖淫，先后作案 72 起，盗窃工厂原材料、汽车、摩托车、电视机、录像机、自行车，他们破门而入，盗窃钱财、衣物，甚至连扫把也偷去变卖。

吸毒者心理变态，六亲不认，不仅坑害了自己的家庭，还给亲朋好友、隔壁邻居带来危害。在一个地方，只要有人吸毒上瘾，亲朋好友就得提心吊胆，周围的邻居就人人自危，不能安生。

更严重的是，吸毒者常常聚在一起共同使用一个注射器注射海洛因，这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患上艾滋病，其他的人就可能都感染上艾滋病毒。

“那么，在目前您所掌握的吸毒者当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已达到什么程度？”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吴所长低着头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茶水，好半天才缓缓地朝着我伸出几个指头。

“这么多？”我惊得倒吸一口冷气。

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直冲头顶。我不由得一连打了几个冷战。

“真有这么多？会不会检验时……”

过了好一会，我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小声地问。

吴所长看了我一眼，肯定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在一份资料中看到另一个可怕的数据：仅对中缅边境某村 72 例静脉吸毒者采血 64 份检测，艾滋病毒抗体阳性达 79.9%。

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的谈话主题依然进行。

吴所长在部队十多年，离开部队的第三天就到了这所强制戒毒所，一呆就是八年的时间，凡是在这所强制戒毒所戒过毒的瘾君子，他基本上能说出此人的姓名、年龄、家庭状况，以及如何染上毒瘾的原因，对一些戒毒后重新走上新生活的人们，他也完全了解他们如今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

到戒毒所参观过的人都知道，在戒毒所里当干警，那可是一项十分错综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强制戒毒所，他们既要戒毒人员实行强制性的封闭管理，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还要进行军事化训练，法制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医疗卫生知识教育和文化体育教育，以及劳动化康复，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做到深入细致，对每一个戒毒人员的教育不仅是在所内，有的甚至要把思想工作做到所外，做到戒毒人员的家庭，做到社会当中，到社会上去寻求人们给戒毒人员的帮助。

由于是在饭桌上，我们谈话的气氛就活了许多。我要求吴所长讲上几件工作中最难忘的事件，当然这是为了我以后的文章多有一些精彩的事情

节。

“讲什么呢？好像这些年来每当从戒毒所走出一个戒断毒瘾的人，就必然有着一个难忘的故事……”吴所长低着头，哗哗拨完碗中的饭菜。

吴所长吃饭就像他办事一样，风风火火，打仗一般。我才吃了半碗饭，他的第三碗已经吃完，干净利索地把碗筷放下了。他抬起头，有些为难地望着我。

“随便讲什么都行。”我连忙将命题范围扩大。

“那好吧。我就讲前两年执行过的一次任务。”吴所长沉思了一会，爽快地说。

“那次，我们接到上级部门交给的任务，就是到一个盲流聚居的地方去拍摄一些不法分子贩卖海洛因散包的照片。

当时，我和几个公安人员化装成普通老百姓进入了盲流区，并且很好地隐蔽起来。其实，盲流区是在郊外，那些盲流并没有居所。由于城市管理严格，他们便用草席，木料随便往空地上一搭，像个草棚的样子，人能往里一钻就行。到了晚上，这些人便在开阔的地上烧起篝火，披着肮脏不堪的毡子东一条，西一条地睡在篝火周围。这时候，那些贩卖海洛因的毒贩子就开始在人群里进行他们罪恶的交易。时间一长，社会上的一些吸毒者自然而然像绿头苍蝇一样围拢到了这个地方。有的瘾君子毒瘾发作，一买到毒品迫不及待地躺在火堆旁边就吸，或者就进行注射，这里也就成了一个买卖毒品散包的交易场所和吸毒者的窝子。

我们那天在隐蔽地点从上午一直守到了天黑。

天黑后，盲流们又烧起篝火，一些毒贩子又开始了他们的活动。我们正准备出去寻找机会悄悄拍照，突然，几个人从一个小草棚里抬出了一具尸体，一直朝着篝火走去。到了火堆前，那些人就像扔一块木料似地将那具尸体猛然扔进了火中。

这肯定又是一个吸毒过量的瘾君子中毒身亡。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此地发生过吸毒者死后被随便扔进火中的事件……”

“这样随便烧尸，岂不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我惊诧地打断了吴所长的话。

“肯定不知道。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盲流，他们相互之间恐怕就连姓甚名谁，何方人氏都不清楚。而且这些人一方面在贩卖毒品，一方面自己也在吸毒，所以死后自然无人料理，其它人将他往火中一扔完事。

吸毒者的尸体被扔进火中，周围的人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仍然是各人干着各人的事情，买卖毒品的在低声地交易着，吸毒的凑在一起像木乃伊般地守候着，睡觉的如死狗样的横七竖八。

我和几个同事悄悄溜出隐蔽点。

这时候，一阵夜风吹过，我突然闻到了一种奇臭无比的味道，我的胃里猛然翻江倒海般地搅了起来。

我当兵时是边防部队，我们营地旁边有一条小河，上游有个少数民族寨子，那些老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卫生，平时不管是死了鸡呀猪呀，甚至连死了牛都是往河里一丢，动物的尸体在水中泡得腐烂发臭，慢慢地漂到我们的驻地附近。特别是到了夏天，那个味道才难闻，有的时候，简直连饭都吃不去。后来到了公安部门的第二年，我还在刑侦队干了半年多，好几次接触过死人的案子，有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我也照样和其他同事一样只是截

个口罩依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论是动物尸体的臭味还是死人尸体的臭味，我都觉得没有那天晚上我闻到的那种味道臭。那味道实在实在是太臭了。我害怕暴露目标，使劲捂着自己的嘴，生怕一下控制不住就呕吐起来。我向火堆望去，原来那臭味是从焚烧着的尸体中发出来的。我听到那具尸体在火焰中发出吱吱的油炸声，大概是尸体中的油脂被火烧化了流出来……”

药品与毒品

记得当初我在学校的时候，上药理课的老师在讲到麻醉剂的使用时曾经专门谈到过罂粟。

罂粟，原产于欧洲和中东地区，俗称“火烟花”，亦称罂子粟，含有吗啡和其它生物碱。据美国一位名叫艾尔弗雷德的学者考证，早在七八千年前石器时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山区就发现了罂粟。后来，希腊、土耳其和非洲等地从观赏的角度开始栽培罂粟。这以后，又有人发现罂粟的植物汁既能镇痛又能松弛肌肉，于是就将它制成丸剂或加入饮料服用。公元前八世纪开始提炼鸦片安神止痛。

1503 年，罗马的一个医学家用酒精将鸦片溶解成液体，取名鸦片酊，用于止痛、镇静和安眠，效果很好，被人们称为“灵丹妙药”。此后逐渐广泛使用，深受欢迎。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各种形式的鸦片制剂在欧洲成了治疗头痛和感冒的良药，鸦片的原植物罂粟也被移植到各地区广泛种植。

鸦片是在明朝时作为药物传入中国的。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药学巨典《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鸦片的药物作用。

1898 年，德国的德塞尔从罂粟科植物中提取了一种奇特的物质，经过盐酸吗啡酰化处理获得的物质称海洛因，开始用于治疗哮喘、失眠、胃痛等症，但很快就发现它很容易成瘾，从而产生巨大的药物依赖性和短缺后造成严重的生理机能紊乱的危害性。1912 年就开始禁止用于医疗，并被列为毒品禁止使用。

人类社会发生过多变益为害的尴尬事件。科学家们研制原子能时，是绝对没有想到将此科学的结晶作为杀人武器。当初众多的医学科学者研制罂粟、鸦片、吗啡、海洛因，完全是想利用其具有止痛、镇静、安眠、扩张血管、麻醉、麻痹神经的药物作用，救死扶伤，造福人类。他们没有想到，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在其有利于人类的一方面外，还具有伤害人体的另一方面，长期使用这些毒品的人会上瘾，造成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衰退，引起神经失常的症状，出现错觉和幻觉，会让人消瘦不堪，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随着毒瘾的加深，使用毒品的剂量就需不断加大，最后因毒品用量过度中毒引起昏迷，呼吸减弱，血压下降，并伴随肺水肿导致呼吸困难而死亡。

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些毒品一旦被罪恶所利用，被无知和愚昧误用，救人的药品就变成了害人的毒品。

我在有关的资料中看到了这样一些例子：

一个夫妇双双都是瘾君子的家庭，由于两口子都只想躺在床上吸毒，不愿起来做家务料理两岁儿子的饮食问题，孩子饿了，只有张着嘴嚎哭，做父亲的烦了，听说海洛因可以镇静、安眠，于是就将燃起的海洛因烟雾冲着

儿子的脸吹。孩子渐渐不哭了，特别是在他们夫妻躺在一起吸毒的时候，孩子正乖乖地躺在他们的中间。没过多少日子，儿子一离开了吸毒的那个环境就死命地嚎哭，这一对父母明白他们的宝贝儿子也成了瘾君子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后悔。

一个拥有中级职称的技术员，由于紧张的脑力劳动使他患了严重的脑神经衰弱，听说海洛因的催眠效果很好，就想试一试，他知道海洛因是毒品，也清楚毒品对人体的危害性，可他却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不过是吸上一两次，不会上瘾。

即使是上了瘾，他也相信凭着自己刻苦钻研业务的毅力，戒断毒瘾没有问题，谁知他吸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等他上了瘾后猛然醒悟，发誓要戒断毒瘾时，才知悔之已晚。他躲在家里一次次戒毒，又悄悄跑到外地戒毒所去戒毒，可他的内心深处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对海洛因的欲望。他的戒毒行动一次次失败，在单位闹得身败名裂，妻子也带着孩子离他而去。

在C市强制戒毒所的一个小天井里，17岁的赵林坐在我对面的方凳上，弯腰挽起自己右腿的裤子，我便看到他瘦瘦的小腿上有一条长长的十分难看的疤痕。

那疤痕一眼就能看出是受了外伤后未经医生处理，缺损的皮肤自行愈合后形成的疤痕萎缩。不规则的疤痕高出皮肤表面，像一条粗粗的变曲的蚯蚓，刺眼地爬在他的皮肤上。

赵林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疤痕，给我讲了使他成为瘾君子的这个故事：

赵林15岁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当时父母已经准备让他自费去读职高，可他不干，他要跟着在基建队当工头的哥哥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哥哥将他安排了专门去搞采购，每天骑着车城东城西购买这样那样的材料。一年后，又给他买了一辆嘉陵摩托车。

他个头高，学骑摩托车好像很容易。才两天的功夫就可以在公路上跑。那天吃过晚饭，他推出摩托车又到公路上去练习，一路上顺顺当当不知不觉就开出了十几公里。当他来到一个村子前面时，突然从公路边冲出了一条狗，他吓了一大跳，来了个急刹车，摩托车在公路上转了个弧形，就冲进了路边的大沟里去。他从摩托车下爬了出来，才发现自己的右腿上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红通通的鲜血浸湿了裤子，流满了皮鞋，伤口痛得他浑身都在发抖。此时天色已晚，村子前面什么也没有，他只好自己挣扎着从衣服上撕下块布扎好伤口，然后一拐一拐地到村子里去找卫生所。

谁知，他找到卫生所时，大门却是锁着的，问了周围的人，说是医生已经下班吃饭了。

他痛得站不住，就找到村子里的一个熟人家去，打算找点止痛药吃。

那熟人家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什么药。突然他一拍脑袋高兴地问赵林：“我知道有一种粉粉药止痛效果最好，前面那家人就有，就是价钱高，你要不要？”

赵林一听能止痛，马上掏出一叠票子说：“什么止痛药我买不起？我有钱。”

那个熟人拿上钱就出去，很快就拿回了两个小包白色的粉粉药，告诉叫海洛因。他拿了一包让赵林用水服了下去，刚服药时他觉得恶心，只想呕吐。没想到几分钟后，赵林就觉得疼痛减轻了。回家后他干脆连医院也没去，第二天叫了辆出租车直接到卖海洛因的人家去又买了几包，并且在那里学会了

用锡箔纸加热成雾吸入的方式：“追龙”。

半个月后，赵林腿上的伤口愈合了，当他打开自己随便包扎的布条，才发现自行愈合的伤口已经形成了一条十分难看的疤痕，永远留在自己的腿上。更让他痛苦的是，从那时候起他经常浑身奇痒，似有蚂蚁在爬的感觉，而且骨骼酸痛，呵欠连天，一点精神也没有，心里面只想着海洛因那股特殊的味道，于是就三天两头往那个村子跑。哥哥拿给他的工钱不够买海洛因，他就变着法子问父母要，有两次甚至将购货的钱拿去买了海洛因，回去却向哥哥谎称被小偷摸了包。

当家里人终于发现他是吸海洛因上瘾时，母亲气得瘫倒在地，从小到大也没有打过他一下的父亲也狠狠地打了他一耳光，最后，他就被家里人送进了戒毒所。

“你进了戒毒所后，家里人常来看你吗？”我关心地问。

“我妈和哥哥经常送些营养品来，我爸一次也没来过。他说我让他在亲戚朋友面前丢尽了脸。我知道自己错了，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海洛因是毒品，人家告诉我是药，止痛的效果最好，我吃了真的马上腿就不痛了，谁知道就上了瘾……”

赵林抚摸着腿上的疤痕说，那张还未脱去稚气的脸上透出的是一种后悔和委屈的复杂表情。

“那你接受了这次惨痛的教训，出去之后即使再有什么样的病痛，也不会把毒品当做药品来吃，再也不会复吸了吧？”我试探性地问道。

C市强制戒毒所的杨所长在向我介绍赵林的情况时谈到，赵林误吸毒品的时间不长，上瘾的时间短，又属第一次戒毒，年纪小，原来身体很好，没有什么病灶，所以脱瘾效果非常好。给他服用了昆明市强制戒毒所用中草药研制的“627戒毒胶囊”后，第七天就脱瘾了，而且他的戒毒意志非常坚定，开头两天出现的戒断症状很痛苦，别的戒毒学员大哭大叫，在床上打滚，撞墙，寻死觅活地折腾，而他却是咬紧牙关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硬是熬过了那两天，后来才发现他将自己的手臂都咬破了好几处。

“不会了。”赵林放下裤子，掩盖住那条刺眼的疤痕。他抬起头来，很认真地看着我。

“永远也不会了，再吸，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父母，还有什么脸去见我初中时候的同学。同学们每次来看我，虽然他们从来不提一句吸毒和戒毒方面的话，可是，我一看见他们那种鼓励和期待我的眼光，我觉得比父母打我那记耳光还要痛。我如果以后还吸，我还是个人吗……”

他说着说着，眼眶就湿润了，两颗晶莹的泪珠从他苍白的脸上缓缓流下来。

散乱的笔记

一个曾经腰缠万贯，让人羡慕的出租车司机的自白：

“咳！说就说吧，反正我现在也不怕别人笑话了。”

说起我的过去，我首先就想起我的那辆车子。桑塔纳！嘿嘿，当时的桑塔纳，可不是一般司机敢去想的。新灿灿地开出来，照得出我的头发胡子。

不过，那可是我开了八年车，一分一厘攒起来的。

买车的头一天，我一夜都没有合上眼睛，那是乐坏了。

卖车的头一天，我也一夜没有合上眼睛，那是气坏了。

我的车漂亮，坐着舒服，拦我车的人就特别多，如今有钱的人多，坐出租车也讲派头，特别是那些外来的款爷，挽着个漂亮妞，只要我的嘴灵巧一点，服务周到一点，再加上我知趣一点，这些人哪，有时候也要在女人面前摆摆样子，出手就是四巨头，还说不用找补了，派头得很。

钱多了，我的手脚也就大方了。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我辛辛苦苦挣些钱来，不花留着干什么？

所以，我就尽量找好的吃，山珍海味，只要有的，我都敢吃。一两千块的西装，我照样买了穿。在我们一伙开出租车的伙伴当中，我的穿戴可是数一数二的。

开出租车的人，接触的人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渐渐地，我和一些款爷们熟悉了，他们就基本成了我的固定客户。这些人经常传呼我的车，送他们到某些地方去，然后又在约定的时间去接他们。这些人坐在车上常常和我吹牛，说什么‘天下第一乐，床上灯点着’。

什么意思？就是吸毒，吸海洛因。

我最初的时候也没在意，听他们乱吹，我不吭声，笑笑就过去了。后来听的次数多了。

又听他们讲吸了海洛因之后如何舒服，飘飘欲仙，想什么就有什么的情景，我的心里就有点痒痒的。后来他们还说，当今的社会，吃穿根本不算什么，只有吸毒才为时髦，才是现代人的生活。

我的心动了。说实在的，当时还真有点不服气。妈的，别人能吃的我能吃，别人能穿的我能穿，别人能玩的我为什么不能玩？

有一天，我就随他们一块去了。

谁知，这一去我就深深地陷了进去，再也拔不出来。

我的毒瘾越来越大，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以前我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天还没亮就开车出去拉客，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除了两顿饭，几乎一天都要跑十五六个小时。可后来我不行了。每天无精打采没力气，一天开五六个小时都不行，只想躺在床上吸烟。

我原来积蓄全完了，全都拿去买了白粉。还欠下好多债，最后实在无法，只好将车卖了。

车卖了，老婆也离婚了，我就彻彻底底的完了……”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吸毒会导致死亡？”

“知道。我就亲眼见过一个以前经常坐我车的大款吸毒死掉了。”他很平淡地说。

“那你知不知道静脉吸毒会感染艾滋病？”我又问道。

“艾滋病？什么艾滋病？”他茫然地望着我。“我从来没有听说。你听谁说的？”

一个曾经多次在单位被评上“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后来为付毒资而盗窃巨款的年轻姑娘的自白：

您根本不用隐瞒自己的身份，其实，您才讲了几句话，我已经猜到您是个记者。

您担心我怕羞不愿说？不！恰恰相反，我希望你们宣传，用我活生生的例子去教育一些年轻幼稚的姑娘。

人们常说爱情是崇高、伟大、纯洁、幸福的。而我，就是被爱情逼上

绝路的。

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我是父母心肝宝贝的独生女。

五年前，我从地区财校毕业了，分配在本市的一家信用社工作。那时候的我，正如许多刚跨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年轻人那样，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充满着一股非要干出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激情。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我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像我那捏了一辈子笔杆的父母那样。几年来，我所经手的账目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所以，连续三年我都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去年夏天，我们营业所经常有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来存款取款，由于来的次数多了，他本人的性格也很热情活跃，很快就和我们所里的几个人混得很熟。从交谈中，我们知道了他还是国内一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学经济管理的，毕业后由于分配的单位和工作不理想，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就停薪留职出来，想到如今的这个商品经济大潮中去试试身手。

因为他是学经济管理的，本人又思想敏锐，眼光独特，出来没两年的工夫，就自己创办了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私营企业。

一天，他又来取款，没想到下车时将装钱的提包丢在了出租车上，我就将自己的挎包借给了他。下班时，他专程又将包送了回来，并且非常热情而又固执地一定要请我去吃晚饭。

当时由于我们之间也熟了，再加上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所以没怎么推辞我就随他走了。

他带我到一家豪华的餐馆吃了饭，后来又去一家舞厅。

那一天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拉近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就相爱了。

我很爱他，这是真的。他年轻、潇洒，一表人材，而且有文凭，有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有非常敏锐的经济头脑，有敢闯敢干的实践精神，而且……而且他也很有钱。

他能言善道，对人热情大方，很会笼络人心。同事们夸我有福气，朋友们说我命好，就连一贯谨慎从事的父母也曾满意地承认我的眼光不错。

我太幸福了。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白马王子。

我们的婚期定在去年的国庆节。那段时间，除了完成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外，我和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在购买家具，布置新房，筹备婚礼，计划婚后的旅游路线等等。

一天，我下班后就到新房内去找他。我猛然推开房门，发现他蜷成一团地躺在沙发上抽烟，房间内所有的窗户紧关着，空气中有一股怪异的味道。

他看见我，脸色刷地就变得苍白。他慌慌张张将香烟朝地板上一按，剩下的一截却塞进了口袋。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抽烟，感到非常奇怪，就追问他。不过，我也只是随便问问，男人嘛，抽抽烟也没有关系。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过一个女作家说的，抽烟的男人才有气质。

他当时支支吾吾地说是一个朋友带来的外国烟，让他抽几支提提神。

不料，那一小截香烟并没有按熄，过了一会就在他的口袋里烧了起来。

我惊慌地忙着帮他扑火脱衣服，他却不顾一切地抢过那一小截还没燃尽的香烟，塞进嘴里又抽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副模样，是那般的贪婪，那样的迫不及待，仿佛是一个被困了许多时间的饿鬼，与过去温文尔雅

的他完全判若了两人。

我怀疑了，逼他说出实话。当我知道他是在吸海洛因，而且是早就上瘾时，我差点没气得晕过去。

我放声痛哭。他紧紧抱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说他错了。他说他爱我，他不愿意失去我，他向我保证，一定要戒毒。

为了让他离开那个环境，我编造了一个谎言说服双方的父母将婚期延迟，又向单位请了假，陪着他到外地旅游，我想，兴许在秀丽的名山大川中，他能控制住自己，不再吸毒。

谁知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一路之上，他总是神情恍惚，到了什么地方都打不起精神。

每当毒瘾发作时，他就像发了疯似的，乱跳乱闹，又哭又叫，怎么哄怎么骂都不行，经常闹得同车的人和宾馆里的人们以为他是个疯子，神经病，甚至有人打电话给保安来抓他要送精神病院。

无可奈何，我只好将他带回来。我知道自己是失败了。

果然，进门才放下行李，他就抓上钱溜烟跑了，而且一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去找他，他正躺在床上吸毒，我又气又恨，夺过他点燃的烟，塞进自己嘴里用力抽起来。我一边抽，眼泪一边哗哗地流。我曾经想过离开他，但我确实很爱他，爱得几乎忘掉了自己的一切。因为他曾经是使多少女人羡慕我的白马王子啊。

那天，我因一时气昏了头脑。我夺过他的烟抽仅仅是想气气他，刺激他一下，如果他真是担心我的话，他就会阻拦我，这样我就可以说服他，谁知他居然拍着手高兴地说：“好！

好！两口子一齐抽就有伴了。”

我的心都碎了，猛然抢过他藏在口袋里的烟，一边哭，一边使劲地抽……

就这样，我也成了瘾君子。

后来，他的企业由于长期管理经营不善，亏本而倒闭了，我们卖掉了所有的家具，还欠下了一大笔债。

您不知道，两个人吸毒，那可是个无底洞呀。

为了还债，也为了能去买海洛因，我只有铤而走险。我利用工作之便，几次行窃，盗走了一笔巨款，谁知没隔多长时间就被查出来了。

我那可怜的父母是在我被抓走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切，当时，患有高血压的妈妈惨叫一声就昏过去了。

后来我得到消息，妈妈在第三天就去世……去世了。她走的时……时候，是……睁着……睁着……眼……

上个月，我原来单位的同事来看我时告诉我，我不到六十岁的爸爸也因病提前退休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

吸毒的危害？我们这一代人谁不知道鸦片战争？小学的课本就有。可是……可是，我……

艾滋病我也知道，这些年好多报纸上都宣传过，以前在单位上班，没有顾客的时候，我也喜欢看看报纸杂志。所以，我和他宁肯多花钱买海洛因加大剂量，也坚持不用注射器在静脉里注射……”

一个不满周岁就死了娘，十一岁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姐姐，从此流落街头靠扒窃为生的少年犯的自白：

您真的愿意陪我玩一个下午吗？不会骗我？

您真的是居委会的阿姨吗？居委会的人就是好。我以前一个人在家里饿得差点死了，就是居委会的爷爷奶奶给我送的饭和衣服。

您有孩子吗？

那么，您一定是个好妈妈。

可是，我没有妈妈。姐姐讲过，我还没满周岁，我妈妈就病死了，所以我对妈妈的印象一点也没有，虽然姐姐活着的时候好多次讲过妈妈的样子，可是我都记不住。我现在连爸爸的模样也记不清了。

妈妈死后，没隔多长时间，爸爸又娶了个新妈，从那以后，我和姐姐就惨了。

我小时候特别爱哭，不管是肚子饿还是摔了跤，咧开嘴就要哭个够。后妈进门后，家里的钱啦米啦面啦统统都由后妈锁起来掌管着，每天吃饭的时候，爸爸和后妈坐在桌子旁边吃，我和姐姐只能坐在门外边，后妈拿两个小得只能喂猫的小碗随便扒点饭夹点菜，递出来给我和姐姐。

姐姐说我两岁的时候就饭量好，每次姐姐都将她小碗里的饭扒一小半给我，可我还是每天哭哭啼啼叫肚子饿。

后妈最恨我哭，一听见我哭就骂‘挨刀的’、‘小杂种’、‘饿死鬼’。如果她骂了几声我还不停住哭声，她马上就拿着鸡毛掸跳出来，不分头和屁股直往我身上打。

我清楚的记得，每次后妈拿着鸡毛掸出来打我，姐姐就吓得连忙放下她手中的活，跑过来用她瘦弱的身子挡着我，然后左一声妈妈右一声妈妈地喊着，求后妈别打我，为了我，姐姐的身上不知挨了后妈的多少棍子。

姐姐比我大六岁，我妈死的时候，她刚刚才到上小学的年龄，可惜妈妈死了，就这样她连一天学校的门也没有进过。妈妈死后，才七岁的姐姐又要带我，还要挑水煮饭洗衣服，做各种家务活。

爸爸在第二次结婚前对邻居们说，他再娶老婆主要是为了照顾抚养我和姐姐，可后妈从进我们家门的第二天起，衣服、裤子、袜子都要姐姐洗，洗不干净还要挨打。

我十岁那年，爸爸因车祸死了。几天后，后妈带一辆大卡车来，将家里的东西搬得干干净净，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姐姐和我成了孤儿。每天，姐姐挎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两个碗，拉着我的手挨家挨户地去讨饭。那时候，我和姐姐经常从你们居委会的门口过。有时候我们讨不到吃的，就坐在居委会的那个石坎上，朝着玻璃窗里望，我们知道，只要里面有人，总会出来给我们一点吃的。特别是那个刘奶奶和王爷爷，好几次将他们孙子的旧衣服送给我和姐姐穿，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的模样。

这样的日子过了快一年，姐姐带着我嫁到乡下一个很远的小镇上。那时候姐姐才十七岁，而姐夫比姐姐大二十多岁，是个杀猪匠，长得又黑又丑一副凶相。以后我才知道，因为那个杀猪匠同意养我。

姐夫爱喝酒，可他每次喝酒都要醉，醉了就回来乱骂姐姐和我，有时候进门来拿起棍子不分青红皂白就往姐姐和我身上打。

我永远也不明白我那可怜的姐姐身上究竟能支撑得住多少棍棒的打击。后妈打她，她不哭也不叫，咬着牙齿忍受着，等后妈打累了，她抹抹脸上的泪水，又悄悄地出去做家务。姐夫打她，她也是这样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好几次，我操起杀猪刀要和那个醉鬼拼命，姐姐紧紧地抱着我，流着泪说，

她只要我赶快长大。

姐姐结婚的第二年，有一天，姐夫喝醉回来又拉着姐姐打，我忍无可忍，提起墙角边的砍刀就冲过去，我只想把他那颗猪脑袋砍下来替姐姐出口气。姐夫看见我提着刀冲过来，连忙抓起个凳子就向我砸过来，凳子砸在我头上，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姐姐不见了。我跑出门到处找也没有找到，直到第三天，有人将她从一个小小水库里捞……捞上来

姐姐死了……死了……

十一岁的我一个亲人也没有……

我流落到了这个城市，肚子饿了，在垃圾桶里刨点烂水果、霉面包。晚上，就找个能避风雨的墙角桥洞睡觉。后来我就遇到一伙同样是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

算了，跟您我说老实话吧。其实，他们是一伙小毛贼，我们自己叫‘小手’。

他们拉我入伙，我去了。不然，我如何生活呢？

我很快就学会了各种扒窃的本事，而且手法越来越精，很少失手。所以，在那些小手们当中，他们还挺佩服我呢。

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无话可说，就比谁偷的钱包多，分量重；比谁吃过的东西多，名堂怪；比谁在扒窃时不失手；比谁被追赶时跑得快。

一天，我们又在一起比赛输赢，他们一个都比不赢我，很不服气，就问我有没有吸过海洛因。我不知道什么是海洛因，以为是新出的泡泡糖，结果被他们一伙小手嘲笑了一顿。

后来，我越想越是咽不下这口气。为了争回这口气，让小手们完完全全佩服我，我就用扒窃来的钱买海洛因吸给他们看。

开始的时候，我一吸就吐，就头晕，但是我硬是咬着牙坚持住了。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我再也离不开海洛因了，有两次吸了不过瘾，还学着别人的样子去买注射器用开水化了后打进血管里……”

说着，他挽起衣袖给我看。

还好，他注射了两次海洛因后就被公安人员抓获，那两个针眼已经消失得快看不出来了。

“那你知不知道海洛因是毒品？”我深深叹了口气，心情沉重地问。

“以前根本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外国来的新式泡泡糖，就是太贵太贵了，有时候，我扒两三个钱包还买不到一小包……”

谁的过错

在我的书桌上，摊开了一份不算薄的复印件，这是 A 市强制戒毒所里一个少年血和泪融合的心声。我将它的文字稍作修饰，抄录下来。但愿冬冬的亲生父母，以及和冬冬父母一样曾经只为了自己的幸福，放弃了抚养教育子女的职责和义务、遗弃了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们，看了冬冬这段不幸的经历后，能够从中悟出一点什么……

今天晚间训练结束，同宿舍的一个学员来叫我，说章所长在教室等着，让我去一下。我一下子紧张得浑身发抖，章所长从来没有单独找过我，是不是外婆她……

我硬着头皮走进教室，却看见章所长、吴政委，还有管理女学员的李队长、范队长，以及我同一个队的学员都在里面，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似乎一点也不像有什么痛苦悲伤的事发生。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我的心里跳得就像要从胸膛里撞出来。

这时，章队长走过来，笑眯眯地说：“冬冬，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我的生日？”我惊吓得心都好像不跳动了。

“是呀，今天是你十六岁的生日。看你这记性。”吴政委站在旁边笑着说。

十六岁的生日？

我还有生日？

我只觉得头脑里在嗡嗡地响，他们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好半天才清醒过来。

这时我看见教室里平时上课的桌子上已经拼成了大大的长方形，桌子上摆着一个镶着奶油花朵的大蛋糕，还有许多的水果和瓜子。

我呆呆地看着那个色彩艳丽的大蛋糕。我不敢相信这个蛋糕是属于我的，是祝贺我生日的礼物。尽管我进戒毒所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已几次吃过别的学员过生日的蛋糕，但这是我从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属于自己生日的蛋糕，而且是第一次有那么多的人为我过生日呀。

从小到大，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只记得每年都有那么一次，外婆会很大方地煮两个鸡蛋叫我吃。她总是拉着衣袖一边擦脸上的泪水，一边催促我快点趁热吃鸡蛋。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属于我的生日。

李队长和范队长在蛋糕上插了十六根蜡烛，她们点燃蜡烛，将蛋糕端在我面前的桌上，站在墙角边的那些学员就迫不及待地拍着手催促说：“快许愿，快许三个愿……”有两个还朝我直做鬼脸，意思叫我快点许个愿就切蛋糕。

我抬头看看章队长、吴政委，还有李队长、范队长，他们正笑着望着我，就像平时对我们谈心时那种慈祥的模样。我的心头一热，眼泪就像放开的水龙头一样，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不做吸毒者……我再也不吸毒……我要家……我要爸爸……我要妈妈……”

夜深了，一个房间的学员都睡着了，我却一点也睡不着，这是我第一次不是因为肚子饿，也不是因为在街上和那些小流氓打架伤口痛，更不是因为毒瘾发作心里难受。我还在想今天晚上那个美丽的大蛋糕，还有那片闪着五彩光芒的烛光……

十六岁！我好像还不明白，我已经长到十六岁了？

十六岁，那些十六岁的人，他们在干什么？我想，他们白天都是坐在教室里，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本领，在编织自己人生七彩的梦。到了晚上，他们便沉浸在家庭幸福温暖的怀抱里，享受着严父慈母的百般呵护和疼爱，他们可以任性地在父母的怀里撒娇，甚至发点小脾气，可称为一个幸福的“小皇帝”……

可十六岁的我却什么也没有。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没有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没有家庭的温暖，更没有父母的疼爱，我甚至没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家”……我更不可能成为可以撒娇和发脾气的“小皇帝”。

我现在是这所强制戒毒所里年龄最小的受戒学员，和其他所有的学员一样接受戒毒治疗、心理矫正及思想品德的教育，这里有严格的所规队纪，

我们所学的知识，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外面学不到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有些道理，我说不清，道不明，但我知道是好的，是对的。

我是怎样在这样的年龄就吸上毒，成为一个“小瘾君子”？现在想起来我真想放声大哭……

我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爸爸和妈妈在我幼小的时候就离了婚，随后他们又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痛苦的回忆中，我对爸爸的印象一点也没有，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我，也从来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抚养费。我与妈妈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断奶之后，我就被送到外婆家，由年迈、体弱多病的外婆一直抚养到现在。而妈妈也回到她新的家庭，很少有时间来看我和外婆，偶尔来了，也是简单地和我讲几句话，随便塞上一点钱给外婆就走了。爸爸和妈妈的事是在我懂事之后，外婆才对我说的。

我和外婆相依为命，仅仅依靠外婆原来在一家街道工厂的一点微薄的退休金来维持我们的生活。可外婆非常疼爱我，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想尽一切办法来关心我爱护我，满足我。她平时吃得很少，穿的衣服也很旧，有的衣服还打着补丁。冬天的时候，我们买不起炭烤火，外婆就抱着我坐着，用她的身体暖着我，她哄着我，摇着我，我就这样在她温暖的怀中睡着了。

七岁时，我外婆又送我上了学。她常常教育我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也曾经默默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习很多的知识和本领，长大了挣好多好多钱，来报答外婆的养育之恩，让外婆在有限的晚年，吃上最好的饭，穿上最好的衣，脸上多些笑容，每天都过得欢畅。

可是，我辜负了外婆对我的一片苦心。从上一年级开始，我每天放学看着同班的同学坐在父母的身边，高高兴兴回家的情景，我的心里就很难受。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温暖的家，我嫉妒在父母身边撒娇的那些同学。

慢慢的，我就无心上学了。我开始逃学，我将外婆每天给我的早点钱都拿去进了游戏室，钱不够，就骗外婆要交学费或者班费什么的，虽然每次外婆都如数把钱拿给我，但我知道那些钱外婆是如何想尽办法从伙食里节省下来的。想起这些我太恨自己，我对不起外婆。

在游戏室里，我自然而然就结交了一些社会上游手好闲甚至小偷小摸的“朋友”。并且跟上他们又认识了一些吸毒的人。

由于我从小营养不良，人长得又小又瘦，吸毒者们都叫我“小猴子”，他们说样子小，不会让警察注意。就拿钱让我到指定的地点去为他们买“东西”。最初我不知道他们买来的是什么东西。反正买回来后，他们有时也会给我几块钱，我就去玩游戏机，或者买零食吃，我去买东西也有两次刚好碰上警察在抓人，可他们看我又小又丑的样子根本就没注意我。这样，那些吸毒者就更高兴叫我。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些奇怪。他们刚才还在痛哭流涕，满地打滚，鬼哭狼嚎似的，怎么才将买来的东西吸进去或者用注射器打进静脉后，马上就变得如痴如醉的样子，我买的那些东西对他们就像救命的仙草一样，，这到底是什么？我问他们，他们说这叫海洛因，吸了以后是心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裹了一支烟递给我：“尝尝，吸上三根烟，快乐似神仙。”

我刚开始吸上两口，就觉得恶心，头昏，而且还想呕吐。他们说这是正常现象，再吸就好了。我吸完一支就感觉到看东西看不清，全身无力，只

想睡觉。第二天，第三天再吸后，那些头昏呕吐的现象就没有了，我肚子也不饿，身上暖洋洋的，蜷在墙角下就睡着了。

就这样，我吸上了毒。第一个月是将海洛因掺进香烟里或是放在锡箔纸上烧，从第二个月就是用注射器朝静脉里打。我无钱买毒品，就给毒友们去买海洛因，然后他们匀一点给我。静脉注射三个月后，我就变得面黄肌瘦，形体憔悴，趴在地上真的就像一只快要死的小狗。

外婆知道了我在吸毒，气得好多年没有复发过的哮喘病复发了，躺在床上半个月都爬不起来，本来前几年她已经为我不好好上学，经常逃学的事不知哭了多少次，她给我讲过各种道理，也骂过我，也哀求过我，可我已经畸形了的心理使我根本就听不进外婆的那些话，仅仅读到初中一年级，我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

看着外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我曾经后悔过，我知道我错了，我向外婆保证不再跟那些毒友来往，不再吸毒。可是，当毒瘾发作，我浑身发抖，冷汗像自来水样地冒，身上像有千百只蚂蚁在爬，我就什么也不顾了。我拼命挣开外婆的手，又跑去找那些毒友。

后来妈妈知道我在吸毒，曾经来看过，可她只是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哭了一场就走了。听外婆说，她也想办法把我的情况通知了爸爸，可爸爸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看着认识的毒友们有的被送进戒毒所，有的送进劳教所，有的注射了海洛因以后就不声不响地死去了。我害怕了，我想摆脱毒品。可是，已经吸上毒瘾的我只能忍受着毒魔的摆布了。我想，我只有死路一条。

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在毒窝子里一伙毒友被警察当场抓获，随后送往戒毒所，当警车拉着我们离开了城市，驶入大山之中，我从车窗外看到一座座山峰，一片片茂密的树林，我不知道自己要被送往何处。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家，还能不能再见到外婆。我放声大哭，恨不得一下子撞死在大山上。

我根本没有想到，那一天正是我从毒魔手中挣脱的一天，正是我又获得新生的一天，正是我又重新走上人生道路的一天……

这时，我非常想念外婆，我不知道她现在的哮喘病好了没有？是不是每天夜里都还坐在床上喘气睡不着？她知不知道我是在强制戒毒所里戒毒？如果她知道了，她会气成什么样子？

我真害怕她的病会加重，我真害怕她会永远离开我……外婆——

这时，我真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我恨你们！你们生下我，却又不管我，如今我变成这个样，你们的良心好受吗？

我恨那些吸毒者，是他们把我这个本来就不幸的少年，拉入了苦海，留下了终生的悔恨。

我还想对那些已经做了父母的人们说，为了你们的孩子，不要离婚，不要放弃你们的责任……

我还想对像我这样年幼无知的吸毒者们说，赶快悬崖勒马，戒断毒瘾吧！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亲人，特别是……

为了年迈的外婆！

第三章 夜幕下的黄色暗流

卖淫嫖娼，旧中国的丑恶现象，如今在经济大潮中又悄悄泛起。

生存的挣扎，金钱占有欲望和对物质、肉体享受的贪婪和追求，是卖淫嫖娼活动最直接、最普遍的催化剂。

有人说，卖淫嫖娼是属于金钱的诱惑。

金钱在人类的社会中的确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曾经显示出劳动的伟大，人类的智慧与发展。但同时它也显示出罪恶与血腥。

也有人说，金钱是万能的，它能改变人生，它能改造一切。

金钱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它影响着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模式，甚至会修改更深的本能。

没人会怀疑金钱的威力。

千千万万的人在现实社会中表现出了对于金钱的冲动、执迷乃至疯狂。

于是人世间就出现了良心钱、血腥钱、血汗钱、肮脏钱等等名称。

有的人用钱去造福人类，造福社会。

有的人有了钱就良知泯灭，用钱去祸害别人，祸害社会，以至走入自我毁灭的深渊。

据不完全统计资料表明，从 1982 年至 1991 年的 10 年间，全国查获卖淫嫖娼者 68 万余人，而 1992 年，全国查获的卖淫嫖娼人数就达 20 万余人，而实际数字估计在 4 倍以上。

卖淫嫖娼，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

山妹子的误区

青翠的山峦，碧绿的树木，湛蓝的泉水。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山坡上的萋萋芳草，草丛中星星点点金黄色的小花，一簇簇深红和浅红的杜鹃花。

一只只肚皮滚圆的山羊睡在杜鹃花丛中，时而抬起头来，望望远方，然后慢条斯理地长嘘一声。

秀兰仰面躺在厚厚的青草上，呆呆地望着天空缓缓飘动的浮云，心绪就像那朵即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云彩一样，空荡荡的，飘忽不定。

一连好几天了，秀兰将羊群赶上山就将鞭子一甩，找个舒适的地方躺下，苦苦地想她的心事。

她想的是山外面的事情。

远远的山外边，那个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城市，它与她的距离为什么那样遥远？

这几年，秀兰渐渐长大了。农闲时，她常和父母挑着晒干的木耳，黄澄澄的山梨，以及全家人从来舍不得吃的鸡蛋，下山到城里去卖。

每次进城，秀兰就像着了魔一样，白天，在集市上守着物品等候买主，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总是注视着那些从她面前走过的一个个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她有时看得如呆如痴，常常听不见买主的询问，也算不清物品买卖价格。

山路遥远，每次下山他们必须在城里的鸡毛小店里住上一晚。没等天黑，秀兰就溜出门，一个人顺着街道慢慢地走着，贪馋地看着，从每一个角

度，每一道门窗中看着那些饭店、商店、歌舞厅内的景物。

舞厅内是那样的神秘，让人费解，那灯是彩色的，而且旋转得那么快，忽明忽暗，闪烁着令人眩晕的光芒。那些彩色的男人搂抱着彩色的女人，随着疯狂的音乐在扭动……

灯红酒绿的饭店前，明亮的玻璃窗内挂着一排排黄灿灿、油淋淋的鸡、鸭、鹅，橱柜里摆着一些雪白雪白的，小巧玲珑的，不知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小鸟、小兔和青蛙模样的东西，热气腾腾……

最让人留恋的是商店，挂满了各种式样的鲜艳漂亮的衣服，使人看得眼花缭乱。柜台内的玉镯子、金耳环、银项链，金光灿灿，银光闪闪。特别是那大大小小的彩色电视机里，同时就能播放一个个不相同的节目……

秀兰最爱站在卖电视机的柜台前看电视，从这些屏幕上，她知道了，原来在这小城的外面还有更大的城市，还有着一个人更加吸引人的大世界，外面那些姑娘们的衣服更漂亮更美丽……

每次从城里回来，秀兰都要烦躁好长一段时间。她跑到山坡上，用鞭子抽打树木，抽打岩石，抽打那些鲜丽娇美的花朵。

抽累了，她将鞭子一扔，扑在草地上呜呜大哭。

她怨恨老天爷为什么不长眼睛，为什么不让她出生在那个繁华的城市；她怨恨自己，为什么投胎走错了地方，偏偏摸到这一年四季都围着山转，从早到晚面朝红土背朝天的小山村；她怨恨……

她不明白，为什么城里的那些姑娘就能够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花枝招展，而自己，长到了十七岁，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为什么城里的姑娘每天不是逛商店，就是去看电影去跳舞，好像从来就不干活一样。她们哪来那么多的钱？她们的钱又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秀兰躺在草地上，苦苦地思索着……

哦！想起来了。

村头大树上的那个高音喇叭里不是经常在讲什么搞活、开放，还讲什么个体户，到什么地方去作什么买卖，发家致富了，送给了什么工程多少多少钱，还希望抚养着多少多少个娃娃上学读书……

还有，那天秀兰端着一盆衣服到村后的大水塘去洗，还没走到水塘，远远就听到村里几个大嫂在水塘边嘻嘻哈哈的嬉闹声，她们的笑声怪里怪气，就像是遇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秀兰走到一棵树后，悄悄蹲了下去。

原来是张二嫂在讲她男人前天进城去卖药草碰到的一件怪事。

张二嫂说，那天张二哥的运气好，药材卖得了好价钱，他一时高兴，就跑到一家小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炖猪脚，又喝了二两高粱酒，回小旅店时头重脚轻，晕乎乎地，他怕在大街上撞了人挨骂，就从那些背街小巷绕着走。

张二哥摇摇晃晃地走着，突然迎面来了个满身香气、穿戴漂漂亮亮的女人。那个女人走过来亲热地挽着张二哥的手臂，先叫一声什么先生，后来又叫大哥。她告诉张二哥不要说话，悄悄地跟着她走。

那女人将张二哥拉进一间房子，关了门，就先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说要和张二哥睡觉。

张二哥一吓，酒也醒了。他惊慌失措地推开那个光着屁股的女人，拉开门就跑了出来，连小旅店也不敢回，连夜摸黑进了山……

张二嫂话没讲完，几个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突然，有人发现了树后的秀兰，连忙做了个手势，那些狂笑中的女人们便立即住了口，但依然挤眉弄眼笑个不停。

莫非……

对了，城里的姑娘十有八九准是做那种“悄悄活”的。

不行！她们能“开放搞活”，我为什么不能？

她们能“悄悄地”赚钱，我也能赚。

秀兰大彻大悟地抛下了一句话给莫名其妙的父母，随便收拾了几件衣物，离开了那个生她养她的小山村，一个人走了。

秀兰在城里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她要做悄悄活的地方。有天晚上，她在一家旅馆外面拦住了一个男人，还没等她将话说完，那人就高声骂了起来，引得围起了好多人看热闹，差点被送进了公安局。

后来，秀兰在饭店里听到有人说，边境一带已经开放，生意好做，挺赚钱的。她问清了路线，用最后剩下的一点钱，买了去滇西的车票。

秀兰在这座比她家乡那小城更大更繁华的边境城市里疲惫地游荡着。

下车后，她口袋里已经一分钱也没有了。白天，她溜进饭馆，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子前，等那些来吃饭的人刚抹着嘴走出去，她马上端起桌上的剩饭剩菜，哗哗就吃。

两顿饭就这样对付过去了，晚上呢？晚上到哪里去睡觉呢？接受了上次的教训，她不敢乱问人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秀兰愁苦地坐在一个黑暗的石阶上，颓丧地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发呆。

“丁零……”

远远地，一辆自行车急速地摇着铃铛驶过来。

叭！

那辆自行车突然撞到黑暗中的一块大石头上，连人带车一齐摔倒在路边上。

秀兰吓了一跳，一看骑车的女人躺在地上直叫唤，半天都没有爬起来，她便跑过去拉起自行车，又将那个女人扶起来。

“谢谢！哎哟……”

那个女人看上去二十岁左右，瘦瘦高高的，面貌清秀秀秀，一看就知道是个性很随和的人。她哼哼叽叽地站起来，突然看到装在菜篮子里的苹果和梨都摔了出去，滚得满地都是，不由得惊叫一声，挣开秀兰的搀扶，慌慌忙忙去拣水果。

秀兰看她着急的样子，也俯下身，帮着她拣。

那女人将水果重新装进菜篮，结好带，向秀兰道谢了一声，推着车子就走。

走出几步，她又回过头来问：“喂！小姑娘，你不是本地人嘛？”

“不是。我家远哩……”秀兰回答，走了过去。

“你一个人？”

“一个人。”

“你是来旅游？”

秀兰摇摇头。

“做生意？”

“不是。我想……我想……”秀兰支支吾吾说不出口。

“哦——你是来找工作的。”那女人恍然大悟。

“哎……对，对。我就是来找工作。”秀兰连忙答道。她现在最重要的是吃饭和睡觉的问题。

“找到了吗？”那女人似乎很关心的样子。

秀兰快快地摇摇头。

那女人打量了秀兰一会，突然对她说：“我看你这个姑娘蛮老实的。干脆跟我走吧，给你找份工作。”

“真的？”秀兰睁大眼睛，半信半疑地问。

“当然是真的。”那女人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推着自行车就往前走。

秀兰惊喜地快步跟着她。她不知道这个不知姓名的女人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她只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又明又亮。

在一个用彩灯镶嵌着“咪咪”两个字的卡拉 OK 厅前，推车的女人停了下来，锁好车，提着水果，招呼秀兰随她进去。

推开茶色玻璃门，秀兰惊讶得差点叫出声来。

这是人间么？人间怎么会有如此美妙神奇的地方？这不是做梦吧？

秀兰暗暗在自己的大腿上拧了一把。疼！这不是梦，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这是个面积不大的四方型厅室，垂着乳黄色流苏的水晶灯在熠熠闪光，厅室四周的墙壁上，百合花样的壁灯放射出淡淡的柔和光芒，临街的大玻璃窗上挂着厚厚的殷红色的帷幔，帷幔前是三个黑色长沙发，围成一个半圆形，面对着前面墙壁下那个大大的电视机，地下铺着柔软的绿地毯，踩上去就仿佛踩在了春天生长着绿叶的草地上。

秀兰在小城里虽然也在卡拉 OK 厅外隔着玻璃往里面看过，那些装饰曾经让秀兰羡慕得落泪，可如今眼前的这一切，小城里没有一家能和这个卡拉 OK 厅比。她激动得真想趴在那绿色的地毯上好好地哭上一场。

那女人走进一间挂着帘子的小房间内，不一会，一个年轻妖艳、穿戴很华丽的女人便和她一齐出来了。

“喏！就是她。”

带秀兰来的那个女人朝着秀兰指了指。

年轻妖艳的女人不吭声，远远站着，像观赏一件物品似的将秀兰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最后她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一丝笑容。

“盘子不错，还过得去。土是有些土气，不过可以调教。留下吧。”

秀兰站在一边，不知她们在说什么。

“叫什么名字？”娇艳的女人望着秀兰。

秀兰呆呆地望着那个女人。她看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的那些衣服，漂亮得恐怕就是天上的仙女也没有她穿得这么好吧？怎么这人穿的家服也是金灿灿的，亮闪闪……

“经理问你叫什么名字，咋个不回答？”带秀兰来的女人大声问道。

“我……我……”秀兰反应过来她们是在和她说话呢。“我叫……秀兰。”

“多大了？”

“十七岁。”

“好。你听好了，在我这里做活是有规矩的。记住了。”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神情变得严厉起来。“第一，不能偷懒，手脚要勤快。第二，不准得罪客人，要服务周到，使客人高兴，满足。第三，端咖啡倒酒水都要小心，

损坏的物品必须从工资里扣除。怎么样？”

“我听话。大姐姐，我会听话，要我干什么都好……”秀兰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两个女人轻蔑地一笑。

“那好。管吃管住，一个月一百元。娇娇，带她进去洗洗澡，找两件衣服换了她那身山装。”

“是。珍姐”。

原来带她来的那个女人叫娇娇。这个妖艳的女人叫珍姐。

一百元！天哪，一百元。秀兰跟着父母沉甸甸地挑着那些山货，跑几十里路进城去卖，一次顶多能卖到三十元。而这里，这个环境像仙境的地方做活，管吃管住，一个月还有一百块钱。

秀兰的眼前浮现出一件件鲜艳的衣服，一条条漂亮的裙子……

秀兰在一间窄得只能放进一张床的小房间里，匆匆用水擦了擦身子，外面的厅室里便响起了悠悠扬扬的乐曲声，不一会，娇娇就在外面直着嗓子叫她快出去干活。

她手忙脚乱换上娇娇拿给她的衣服，系上一块绣着蓝花白边的围裙，又照娇娇教她的样子，拿起放在床头一个小凳子上的粉盒，对着墙上的镜子，往自己的脸上扑了层粉。她拿起口红，却不会抹，没办法，只好跑出去找到娇娇，娇娇又给她打了口红。秀兰飞跑着回到了小房间，放回口红。从镜子前经过时，秀兰瞟了一眼，顿时激动得跳将起来。

镜子里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鲜艳的衣服，漂亮的围裙，衬着一个粉红色的水灵灵的脸蛋……

“这就是我吗？”秀兰疑惑地问自己。

小城里的那些姑娘不就是这样打扮的吗？

不！这镜子里的姑娘比小城的那些更漂亮。

她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砰！

门被用力推开了。娇娇挤进个头来，满脸的怒气。

“你搞什么嘛，半天都不出来？开始唱歌了，你还不快点出来端饮料。”

秀兰一惊，这才回过神来。她连声答应着，跟着娇娇到了厅室内。

沙发上坐着六七个男女，灯光昏昏暗暗，看不清面容，其中的一男一女捏着话筒在唱歌。

他们唱些什么，秀兰听不懂。反正只是觉得他们都好像在学着蚊子那样地哼哼，不像他们大山里的人们对着山在吼的。

珍姐坐在一个齐胸高的柜子前，低着头在翻找什么。

娇娇将秀兰带到旁边的一个柜台内，递了一块抹布，吩咐她将几听饮料擦干净，然后她自己用个茶盘放上饮料、杯子，走出柜台，像朵云彩般飘到了客人身边。

这时候，门外又进来了几个客人，这些人看来是常客了，一进门就和娇娇笑着打招呼，其中一个年纪稍大，亮个秃顶的男人凑在娇娇的耳边说了句什么，娇娇还伸出个手指头，娇滴滴地在那人的秃顶上戳了一下。

这一晚，客人玩到快一点钟才走完，秀兰拖着酸痛的双脚关上大门，收拾好柜台，洗干净茶具，然后才回到那间小房子里睡觉。进去的时候，她留意看了隔壁娇娇住的那间房，房门关得紧紧的，灯也熄灭了。

来来往往不停歇地走了一个晚上，秀兰实在太累，倒在床就呼呼睡着了。

没隔多长时间，秀兰突然被一阵响动惊醒。那响动清晰地来自娇娇住的那间房，就像一个很大的物体撞在用木板隔起来的墙壁上。接着就是木板吱吱呀呀的怪叫声，好像是两个人在床上拼命打架。

“有人打娇娇？”

秀兰吓得从床上猛坐起来，她想喊，可隔壁的响声虽然越来越大，却没有娇娇一丝呼救的声音。

秀兰披着衣服，忐忑不安地坐在床上。隔壁的响动停止了。秀兰松了口气，拉开被子躺下来。迷迷糊糊将要睡去，隔壁的响动又一次将她震醒了……

第二天，秀兰早早就起床。她走出门，看见隔壁娇娇的房间还是紧闭着，从里面传出了粗粗的鼾声。

秀兰将厅室内的清洁卫生全都搞完后，娇娇的房门开了，从里面走出的是昨天晚上伏在她耳边讲话的那个秃顶男人。

娇娇靠在门边，披头散发，当她扬手向那男人告别时，秀兰看见她的手指上多了个金灿灿的戒指。

第二天晚上，客人来的特别多，娇娇和秀兰简直忙得团团转，幸亏白天珍姐叫娇娇将如何开饮料，如何端杯子，如何弯着腰轻手轻脚从客人面前走过去，如何请客人点单的这些小技能认真地教了秀兰几遍，晚上秀兰虽然还显得笨手笨脚不甚得体，但也还没出什么大的差错。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有个五十来岁，瘦高个子，穿件长风衣的男人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

这时，娇娇正端着咖啡给客人送去，看见来人，不由一怔。她走向柜台，将茶盘递给秀兰吩咐她给前面的客人送去，然后笑咪咪地快步迎上前去，帮那个瘦高的男人脱下风衣，挂到衣架上。

高个子男人坐到角落处的沙发上，脸上毫无表情地望着坐在前面捏着话筒唱歌的几个年轻人。

娇娇走过去，带着一副巴结的神情，伏在那人的耳边讲了几句话，那人瞄了秀兰一眼，缓缓地摇摇头。

过了一会，那个男人回过头，又仔细看了看秀兰。

娇娇一直盯着那男人的动作，她的眉毛倏地往上一挑，嘴角边闪出了一缕讪笑。她猫下腰，幽灵般溜到珍姐身边，两个嘀咕了几句，娇娇回到柜台，兑了一杯鸡尾酒，招手叫秀兰过去。

“去，将这杯酒给蒋经理送上。”

“蒋经理？”秀兰茫然地看着沙发上的那些人。“喏，就是刚才进来的那个，坐在角落里。”娇娇指了指那个瘦高的男人。

秀兰小心翼翼捧着盘子走过去。今天娇娇在教她开瓶的时候讲到过鸡尾酒，她说这酒贵得很，一小杯值秀兰一个月的工钱。

秀兰战战兢兢走到蒋经理身边。

“蒋经理。请喝酒！”秀兰怯怯地喊道，声音即刻就被歌声乐声淹没了。

蒋经理一动不动地坐着。

秀兰稍停一会，鼓鼓勇气凑近蒋经理的耳边又重复了一遍。

蒋经理转过头来，正对着秀兰，他那鬓角翘起的一撮灰白色的头发轻

轻轻地擦过秀兰的额头。秀兰看见蒋经理灰暗的长脸上，长着一双老鼠般的小眼睛，骨碌骨碌转得很灵活，与额头下那个使劲往上翘的大鼻子很不相称。

蒋经理一看到秀兰，小眼睛骨碌一转便笑了起来：“小姐，我可没要酒呀？”

“这……这……是娇娇姐姐让我送来的。”秀兰老实地回答。

“娇娇小姐让送的……哦——”

蒋经理端起酒杯，意味深长地膘了膘秀兰。

后来，秀兰忙着给客人去送饮料，等她再过来时，蒋经理已经不见了。

客人散尽，秀兰关好大门正准备去收拾柜台，珍姐笑盈盈地走过来。

“不错不错，一个很灵巧的姑娘。在我这里就是要懂事，要听话，会有你好处的。行了，今天什么都不要做了，早点回房去睡吧。”

珍姐说完，莫名其妙地在秀兰的肩膀上捏了一下，同时往秀兰住的小房子撇了一下嘴。

秀兰推开房门，灯也没开就摸到床上，她太累了。昨天一夜没睡好，今天又从天亮干到深夜，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她伸手去拉被子，突然摸到了一个光溜溜的身子。她一惊，没等她叫出声，一只大手已捂住了她的嘴，另外一只手搂住她的腰，将她拖上了床。

秀兰呜呜挣扎着，一把抓在了那人的脸上。

那人火了，将秀兰摔开，跳下床，熟悉地拉亮灯。

蒋经理！赤条条的，一丝不挂。

“你怎么跑到我床上？”秀兰带着哭腔。

“我跑到你的床上？这是我包的房间，我包的床，你懂不懂？”蒋经理怒气冲冲地喊道。

什么，他包下的床？他包下的房间？

秀兰突然明白了刚才珍姐在她肩上用力捏了一下，还有那几句威胁性的话……

秀兰想起了张二哥碰到的那个女人……

原来，这就是“悄悄话”？

她怔怔地坐在床上，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蒋经理愣了一会，便关了灯，走过来……

秀兰像一块面团躺在床上，任蒋经理在身上翻来覆去。

但她的心里却很复杂。

她想起了家乡的那座小城；想起了那些穿着漂亮衣裙的姑娘；想起了商店里的玻璃柜中金灿灿、银闪闪的各种首饰；想起了彩色的舞厅，还有贴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

秀兰扯起枕巾轻轻擦去脸上的泪珠，竟咯咯地笑出了声。

起初，秀兰只是在卡拉 OK 厅里按老板娘的吩咐悄悄接客，渐渐地，她也涂脂抹粉大胆拉客。到后来，她干脆离开“咪咪”卡拉 OK 厅，单枪匹马，走南闯北，四海为家。

当她在卖淫时被公安抓获，押往收容所时，仅是上过两年小学的她还忿忿不平地质问管教人员：

“我犯了什么罪嘛？……”

桑拿浴的隐秘

高明是一个不便写明级别和头衔的领导干部。

当保安从他下榻宾馆的席梦思床上掀起了卖淫的妓女时，高明居然还忘记了此地此景，赤身裸体从床上跳起来，习惯地斥骂保安人员：“放肆！滚出去——”

凡是认识高明的人都说，高明这几年是交上官运了，一级一级爬得飞快，升职简直像上楼梯一样，轻松自如，真正可以说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特别让人羡慕的是，高明的职务不仅越爬越高，而且位置越挪越好。在当时公费出国热潮中，他的位置和职务，更是利于他隔三差五就名正言顺地到这个国家参观，到那个国家考察。

走的地方多了，高明的见识自然就多了，他羡慕国外的繁华和自由；羡慕国外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物质享受；羡慕国外那开放的灯红酒绿“红灯区”。

有两次，他情不自禁在办公室对着下属骂边疆的贫穷和落后，骂边疆的封闭和保守，说边疆的经济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就是没有很好地发展“无烟工业”。

“不要说像东南亚的某个国家，是将卖淫嫖娼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部分，那么，至少也要像广州、深圳那样……”他无限感慨地说。

他常常抚摸着自已的两鬓灰白的头发，悲哀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生未择国。

这里面原有奥秘。

两年前……

一次会议，高明到了特区。

兴许是巧合，高明他们下榻的酒店对面有一家“桑拿浴”，每天晚上，那“桑拿浴”门前彩灯迷离，顾客进进出出，十分地热闹。

高明第一次到特区，不知道“桑拿浴”是怎么一回事，他曾留意过那光耀夺目的大招牌，但看到“浴”字，心想不过是洗澡沐浴，公共澡堂一类，反正房间内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热水，自己又不可能去洗澡，所以也并没有在意。

一天晚上，高明独自去逛街，回来时间已晚，路过“桑拿浴”门口时，突然看见参加同会议的一位北方代表精神焕发地从里面出来。

那人一见高明，顿时神色不安，显得非常尴尬。

“您……这么晚才回去？”

“您去洗澡？怎么，房间里没有水？”

高明有几分着急，他首先考虑的是特区天气又闷又热，一天都得冲上几次澡，何况自己体胖出汗较多，又逛了半个晚上的街，早已汗流浹背。

“不不……有水有水，我不是洗澡，我……我是去按摩。”那人支支吾吾。

“按摩？那太好了。”高明这几天正感觉腰酸背痛，浑身不舒服。“明天我们俩一齐来按摩怎么样？”

“您……”那北方代表一惊，停住了脚步，偏头看了看高明，那惊慌的眼神中就如被人揭开了桩秘密。半晌，他又怯怯地问道：

“您真要按摩？”

“骗您干什么呢？”高明笑了起来。“这几天关节痛，早就听说特区已经有了按摩小姐按摩先生，人家说按摩舒筋活血，还能治慢性病，刚好开开眼

界，享受享受是什么滋味。”

那北方代表看出高明的样子十分老实，便长长舒了口气。两人约好时间第二天晚上到这家“桑拿浴”室。

第二天晚上，高明和那北方代表一起来到“桑拿浴”室。

高明真是大开眼界了，这里的浴室与内地那种大澡堂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面积不太大的浴室，装饰得豪华别致，里面分别设在蒸烤浴室、蒸汽浴室，有按摩房，饮食座，还有娱乐间，不同的是，内地的浴室是水洗，而这桑拿浴用的是汽蒸。

夜晚，是“桑拿浴”的营业的黄金时节，十多个像密封包厢样的按摩间都紧关着门，门上挂着“正在营业”的小牌子。

高明先到售票处去买票，一看票价，把他吓了一跳；120元。

一百多块钱来洗个澡？高明觉得有些心疼。他犹豫犹豫，打算转身出去。

那北方代表买了票，回头见高明还站在身后，连忙将他推上前。

“快买吧，待会没空房。”

高明无可奈何，咬咬牙递进了120元钱。

一个身体矮小，讲着一口蹩脚的广东普通话的服务小姐将高明带进一间蒸汽室，打开了蒸汽。

高明在飘飘渺渺乳白色的蒸汽中蒸了整整一个小时，他觉得舒服透了，似乎全身的每一个汗气孔都舒张开来，体内所有脏物都随着汗流得干干净净。

走出蒸汽室，服务小姐又将高明带进了包厢似的按摩间，请他躺在睡榻上。

高明突然感到饥肠辘辘，肚子里空空荡荡。下午在宴席上还特意多吃了一点，担心晚上洗澡后，肚子饿，而如今那些食物就像被蒸汽吸收一样，胃里空得发慌。

“先生，请用点心！”

高明睁开眼，原来是那位服务小姐端来了一杯热茶和几盘精美的点心。

高明大喜，连忙坐起来，拿上点心就吃，一边吃，他一边感慨地想，这特区开放搞活就是好，看看人家，服务如此周到。那120元钱值得。

吃完茶点，服务小姐又送来擦脸巾，同时，打开了按摩间的一个小彩电。

屏幕上出现一个个漂亮的按摩小姐，每一个小姐的胸前挂着一个编号，一长溜，有二十多个，同时还打出字幕：需要哪位小姐服务请叫号。

高明看得眼花缭乱，电视放完了，他还瞪大眼睛望着空荡荡的屏幕发愣。

“先生，请叫号！”

服务小姐提高声音催道。

高明回过神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瞟了服务小姐一眼。

“二……二十吧。”

服务小姐拉上门出去了。不一会，一个挽着高髻，身体苗条，年纪与高明的小女儿差不多的按摩小姐端着杯咖啡走了进来。

高明一见那按摩小姐，便瞠目结舌，眼珠子也不会动了。

“先生，请躺下！”

按摩小姐帮他将杯子放回桌上，又帮他脱去睡衣，示意他俯身躺下。这才开始给他自上而下地捶背捏肩，按摩腰背和大腿上的一些穴位。

高明只穿着一条裤衩俯卧在睡榻上，便觉得耳热心跳，说实在的，如此这般仅穿着一条裤衩，和一个也是穿条小裤衩、戴个乳罩的陌生女人呆在一个房间，他过去是想都没想过。

他还真有些害怕，万一……

不会的不会的。继而，他又在宽慰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来这里，出去时小心一点也不会撞上来开会的人，反正就来这一次。即使被人撞见，他就说是考察新生事物，调查特区项目的发展，凭着他的职务，谁敢怀疑他？

高明渐渐地平静下来。他感到按摩小姐的两只手从他的两肋间慢慢揉向腹部，按着又滑向大腿内侧。

会议结束后，高明又悄悄去了一趟“桑拿浴”。

时隔不久，高明又到了特区。

他特意住了一个中等的宾馆。

当晚夜半，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将他惊醒。耳机里是个陌生的娇滴滴的声音。

高明即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他的眼前闪现出在“桑拿浴”按摩室的情景……

他放下话筒，兴奋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不一会，就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那一夜，连高明自己都十分惊讶，他好象年轻了二十岁。他得到了比在按摩小姐那里更大的快乐和满足。

当他离开这座城市的那天清晨，那个卖淫的妓女拿着他最后一次付给的人民币离开房间时，高明竟然依依不舍地流下两滴惆怅的眼泪。最后，他脱下手上唯一的一个金戒指，多情地戴在那个妓女的手指上。

从此，高明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往外走。从前高明出差回来，多多少少还给家人带来一份礼物。后来出去，他不仅再没钱买礼物，反而是将老婆陪嫁的耳环、首饰都偷偷拿去送给那妓女。

在单位，高明仍然是清廉正派的领导干部。

在家庭，高明仍然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

后来，高明的下身发生奇痒，流脓水，长脓疱，恶臭难闻。他不敢在当地医治，便找了个机会去广州，悄悄去寻找那些治花柳病的游医，那些游医作惊恐状地说他得的是梅毒，不过，只要舍得花钱是可以保证治好的。高明在游医那里治了很长时间，花了不少的钱，症状不但没有减轻，病情反而越来越重，无可奈何，他只好化名到正规医院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他患的是尖锐湿疣，同时，他又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艾滋病人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艾滋病病毒严重破坏人体免疫功能，病人因抵抗疾病的能力下降而百

病丛生，患上久治不愈的肠炎、肺炎、脑炎、其它感染或恶性肿瘤等多种疾病，最后因长期消耗，骨瘦如柴，衰竭致死。

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可以治愈艾滋病的特效药，也没有可用预防的疫苗。

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极高。

第一年死亡率可达 50%；第二年可达 72%；第三年可达 85%；五年后几乎 100%死亡。

艾滋病的年平均病死率为 50%。

西式生活考察团的结局

夜色浓重地笼罩着西南边境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

悬崖、峭壁、峡谷、驿道，以及树木草丛全部朦朦胧胧，仿佛遮盖着一层黑纱。天上没有月亮，萤火虫钻出草丛，在山林间飞来飞去，划出了道道微弱的弧形亮光。

时而，远远的山坡上传来几声野狼的嚎叫，更使山林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被马帮踩出来的狭窄得如同鸡肠一样的驿道上，缓缓地蠕动着几个人影，幽灵般地向国境线走去。

“快！跟上！”

朱亮亮一只手捏着个蒙上纱布的手电筒，一只手拨开伸展在驿道上的荆棘和野草。他领头在前面走着，不时还回过头，催促着后面的几个伙伴。

这是朱亮亮第一次率领他组织的“西式生活考察团”到与滇西山水相连的 T 国去进行现代生活方式的“实地考察”。

别看朱亮亮今年打满算才二十岁，可他的聪明机灵，敢想敢干，独出心裁的各种花样简直让他的这伙哥们姐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为了这次“西式生活考察团”能顺利地到达 T 国进行实地考察，朱亮亮在路线上已经作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和打算，并对如何偷越国境线更是设计得天衣无缝，没有半点纰漏。

三天前，朱亮亮就带着他的全体“团员”，其实就是几个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来到了离国境线较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下来，并按计划准备干粮、饮料，寻找向导，勘查出境的线路。

他们在很多书上和电影电视上看见过边境的戒备森严，有岗哨、有巡逻的边防军，还有机敏的狼狗，同时他们还从侧面了解到，那些偷越国境的人必须要高价去找熟悉边境地形的向导，这样才能安全出境。

住下的第二天，他们就从村中小孩的嘴里知道了这个村子的杂货店老板就是专门到 T 国去做生意的，他来来往往出入国境不知多少次。

他们便非常严肃神秘地去找这位老板，愿意付钱请他带路去 T 国。谁知，这位年过半百的老板听完他们的打算，却捧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

“哈哈——你们这些娃娃，实在实在是太憨罗。”

“憨？”

朱亮亮愣住了，他不知杂货店老板说的憨是什么意思，便不解地问：

“大爹，怎么说我们憨？”

那位老板笑够了，从门后拿出个水烟筒，一边咕咚、咕咚抽着烟，一连对朱亮亮说道。

“说你们憨，就是憨，那么长长的国境线，怎么去守？要多少人去守，又是山又是河，跨出脚去就是外国，缩回脚来就是中国，有多少兵去守？你们这些年轻娃娃，想玩就出去玩玩，乖乖地回来就是了，嗯。何必要什么向导？自己去！”

朱亮亮对这个杂货店老板的话将信将疑，他们说破了嘴皮，那老板就坚持说这一带边境线上什么人影子都没有，不肯送他们去。

无奈，他们只好按计划在天黑了之后顺着杂货店老板指的一条山路摸索着走了。

摸黑走山路，并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像朱亮亮他们一伙从小在城里长大，全都是娇生惯养的人，从没受过冷挨过饿，更没走过这么远这么艰险的山路。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个三节电筒，可一路上还是滚滚爬爬，摔得手脚上道道血痕，两个女的没走一半路就哭起来，另外的几个也是咕咕嘟嘟直说着后悔的话，气得朱亮亮几次恨不得过去一人屁股上踢上一脚。

天亮时，他们终于来到了国境线上。

那座有一人高的界碑斑斑驳驳，脱落得认不出字迹，像块沾满尘埃的石桩，孤零零地耸立在山顶上，山谷里空荡荡静悄悄的，只有一两声鸟鸣，才使人感觉到这个沉寂世界里的生气。

这里果然像杂货店老板讲的那样，没有岗哨，没有巡逻兵，也没有狼狗。

偷越国境原来是这样的容易。

朱亮亮他们高兴得像狗一样在草丛上连连打滚，学着夜里野狼声音拼命地吼叫。

休息过后，他们就朝着山下T国的一个村子走去了。

朱亮亮的家住在滇西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小城市。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近几年，随着边疆经济贸易的发展，这个小城市繁荣了，过去依靠土地和买卖为生的许多边民，在这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富裕了。

朱亮亮家就是这小城市中排得上名的冒尖户。

朱亮亮初中毕业时没有考上高中，当时父母曾在无奈之余希望他跟着父母经商，学点做生意的本领，可朱亮亮坚决不愿干，他说他是新时代的男子汉，要干惊天动地的宏伟事业，绝不能像他的父母一样，成天小算盘挂在嘴上，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去谋算。

父母拿他无法，只好随他自己。朱亮亮闲在家中无事可做，时间一长就感到闷得发慌。

后来，他和小城内一些闲散青年混到一起，进餐馆、玩酒吧，整日东游西荡，四处寻衅闹事，随时还一副大富翁的样子对人说：父母已挣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留着做什么？不花白不花。

他们崇拜那些警匪录像片中拉帮结伙、劫财杀人的“江湖英雄”；他们迷恋那些黄色书刊中描写淫乱的情节和内容，他们经常寻找一些从境外带来的西方色情录像片，凑在一起边看边聊边漫无边际的乱吹。

一日，被这一伙闲散青年称之为“老大”的朱亮亮将众人聚拢在一起，他说，光看录像没意思，不如到“那边”实地去看看，考察考察。

他的提议获得了这些闲散青年的一致赞成和积极拥护，于是，所谓的“西式生活考察团”就悄悄地组成了。

他们带上了足够的钱，又用各种不同的理由骗过了自己的家长，一伙人便悄悄地离开了家。

朱亮亮他们的考察团来到 T 国边境的一个小城镇。

白天，他们在这里见到的情景几乎跟自己家乡的一模一样，房屋同样的竹木结构，草片盖顶和竹楼。竹楼前后，道路两旁是亭亭玉立的槟榔树和椰子树，寺院内外，到处都是披着黄袈裟的大和尚小和尚，集市上，那些由穿统裙的女人们经营的摊子上，摆满了法国香水、美国牛仔裤、印度的绸衫、中国的白药、旅游鞋……

朱亮亮一伙大感失望，他们相互埋怨起来，有的还吵闹着要马上返回国去。

朱亮亮急了，大着胆子送了一些钱给旅馆的招待员，询问搞色情活动的地区，招待员便详细告诉了他这个小镇外的夜生活区。

当天晚上，朱亮亮他们来到了夜生活区，才走到那里，他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距小镇不远处的河面上，白天还是水鸟低飞，碧波荡漾，无舟无人，可如今已停泊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浮船，浮船上灯火辉煌，人声喧嚷，有的船上摆着水果鲜鱼蔬菜在叫卖，有的是餐馆，咖啡厅，酒吧间，还有无忌无讳放映着黄色录像的水上夜总会。

一个穿着筒裙的漂亮姑娘将朱亮亮一伙迎上夜总会的大浮船，送进完全是西式装饰和设备的船舱内。

他们刚刚入座，从里间便袅袅婷婷地走出几个浓妆艳抹的少女。她们嘻嘻哈哈走到朱亮亮一伙人的身边，一人搂住一个坐下，风情万种地递过槟榔。

屏幕上放映的几乎全是西方的色情录像，有夫妻做爱的，有教授性交姿势的，有集体淫乱的……

朱亮亮突然感觉全身灼热的，一种诱惑性的冲动。眼前的屏幕变成了一团晃动的晕斑，体内的欲火在燃烧，越来越旺，烧得他心摇目荡，不能抑制。

他偏过头去，发现他的几个哥们一个个都面红耳赤，烦躁不安地正瞧着他。那几个穿筒裙的少女淫荡地笑了起来，她们站起身一人挽着一个走进了里间……

一个星期后，朱亮亮的“西式生活考察团”结束了在 T 国的考察，又从原路越过国境线返回了家乡。

从 T 国回来后，朱亮亮就更活跃了，他先将一些没有随他去考察的哥们姐们叫拢来，让他们看从 T 国带回来的淫秽书画和色情录像，然后便开始淫乱。

随后，朱亮亮居然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新潮舞”训练班。

来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学员”都是朱亮亮和他的一伙哥们在暗地里联系好的，大多数是一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

训练班开办的第一天，是朱亮亮最得意最兴奋的时候。他一直守候在大门口，直到最后一个人来了，他仔细地关好大门，又亲自将所有的帘子放下，这才放心地走进室内去“上课”。

朱亮亮首先是让那些少男少女们看西方的色情录像，一边放，他站在电视机旁一边解释着。

看完录像，他又打开录音机放舞曲，指挥少男少女们脱光衣服，抱在一起跳“新潮舞”。那些少女们死死拽着衣服不肯脱，他便亲自动手，一个一个地帮她们脱。

接着，他又放映录像带。

不一会，那些已经晕头晕脑的少男少女们便像一群灌了发情药的牲口，在朱亮亮的带领下，赤条条的抱在一起，在地板上集体淫乱。

最后，朱亮亮的这个淫乱团伙在集体奸宿时被抓获。有关部门将他们送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有几人已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谁是带病毒者

媛媛从显微镜上抬起头。

看玻璃片的时间太长了，她感到眼球胀鼓鼓的，又酸又痛。

她闭上眼睛，双手轻轻地在眼眶四周的睛明、攒竹、承位、四白以及太阳穴位上按摩了一圈，这才轻松舒适了许多。

媛媛睁开眼睛，突然看见丈夫大伟站在玻璃窗外呆呆地注视着她。她愣了愣，随后格格地笑出了声。她站起身，对旁边瞪着她莫名其妙的实习生交待了一下，就走出实验室，关好了门。

大伟站在门口等她。媛媛推开旁边的一间休息室，将大伟带了进去。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大伟一把拉住她，把她按到墙上。

媛媛不安地盯着休息室的门，脸羞得通红。

“我想你。”

大伟说着，紧紧地抱着媛媛，频频地吻着她的脖子、耳廓、额头，闻着从她的头发内散发出来的芳香。

“我很快就下班回家……”

“不，我无法等你下班。我想现在就见到你，所以就跑过来了……”

大伟伏在媛媛的耳边喃喃地说。

媛媛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乐意听到自己的爱人口中说出来的真诚话语。

“我知道，你想我……”媛媛在大伟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我去请个假，陪你回去。”

“不不，你上班，我在外面等你。等你下班后，我们到你最喜欢的那家风味餐厅，吃顿富有浪漫情调的晚餐，好吗？”大伟像个孩子似的恳求道。

媛媛笑了。“好。不过你现在先得离开这里，到资料室去坐一会。不然我的那些同事又要拿你开玩笑。”

以滇味食品而出名的“风味城”坐落在市中心，原来的那些两层老式楼房早已陆续拆除，改建成一家连接着一家的豪华餐馆、酒吧、咖啡厅。

媛媛和大伟走进一家专卖滇味的餐馆。餐厅这时已坐满了顾客，媛媛在店堂里四下搜视着，想找一张空桌子，可她失望了。

“大伟，太挤了，我们到别家去吧。”

“不，就在这家。”大伟将外衣递给媛媛，登登跑上楼去。

不一会，大伟站在楼梯口朝媛媛招手。

楼上是用雕花木板隔开的一间间雅座，装饰十分华丽，每一间雅座里

还置放着一盆盛开的米兰，香气袭人。

身穿民族服装的服务小姐笑咪咪地迎上来，将他们让进雅座倒上热茶。又递上菜单。

大伟将菜单递给媛媛。

“媛媛，点！点你想吃的，最贵的。”

“大伟，你今天怎么啦？”媛媛疑惑地问。

“没什么，请老婆吃顿饭，表示表示男人的心意嘛。”

大伟朝着媛媛一歪嘴，做了个怪相，将站在一旁的服务小姐逗得捂着嘴笑了。

菜送上来来了，大伟不停地往媛媛碗中挟菜，给她的杯子里加椰奶。

媛媛不时抬头看着大伟，眼中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

“吃！快吃。别停着。”大伟催着媛媛。

“大伟，到底出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媛媛压低嗓门说。

从今天大伟到单位去找她，接着又是请她吃饭，媛媛就感觉不对劲。结婚两年多了，大伟从来没有在上班时间去找过她，他说不去打扰她的工作，让她一心一意地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有什么事他总是等她回到家才说，有时候他们也约好下班后到什么地方去吃顿饭，但那都是早晨离家前就说定的。甚至连电话，大伟也很少打给她。

可今天，大伟的举动和表情似乎都不同往常。尤其是媛媛注视着她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闪烁烁，好像在隐藏着什么。

“出事？出什么事？”大伟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没什么事，真的。我们过去不也经常出来吃饭吗？快吃吧。吃完了我们早点回家。亲爱的。”

大伟在媛媛手上重重地捏了一下。

媛媛深深地呼了口气，说：“没事就好。”

晚上，月光如水，透过窗帘，灰蒙蒙地撒在床头和地板上，显得十分忧郁和宁静。

媛媛今天感到很疲倦，她陪着大伟看了一会电视，然后上卫生间冲个澡，就独自上床睡觉。

媛媛毫不在意，大伟经常会在她熟睡之后守在身边如痴如醉地看她。他说，他特别喜欢看那美丽恬静的睡姿，他常常亲昵地叫她“睡美人”。他还说愿意化作五百里滇池，千年万代地守护着躺在滇池边的睡美人……

媛媛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和大伟去西山玩，走到三清阁时，天上突然飘下了大雪，那洁白的雪花飞飞扬扬，很快就在地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她太高兴了，她要到龙门去看看，被白雪覆盖的悬崖峭壁变成一个如何美丽别致的景观。

她和大伟打赌，看谁先跑到龙门。

她拼命地跑呀、跑呀，眼看就要到龙门了，突然，紧随在她身后的大伟一掌重重地打在她的后背上。她的身子扑向前去，翻过石栏，坠下了高高的悬崖……

“妈妈——妈——”

她在半空绝望地呼叫。

“媛媛，醒醒。媛媛……”

媛媛猛然睁开眼睛，大伟坐在床前。

“怎么了，做恶梦？”大伟搂着她的肩膀，关切地问。

“嗯……”

媛媛手捂着还在怦怦乱跳的胸口，接过大伟递来的毛巾，擦擦额头上的汗珠，刚才梦中的情景又浮现出来。

她看着坐在身后轻轻给她拍着脊背，小声安慰她的大伟。

这是她的丈夫，她的亲人。怎么会从背后推她一掌？怎么会将她推下悬崖？

媛媛在心中狠狠给了自己一拳，为刚才这个荒唐的梦。

大伟看媛媛完全平静了，便轻柔地将她放在床上，又拉上被子。

媛媛发现大伟的西装还整整齐齐穿着，不觉奇怪地问：

“大伟，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还要出去？”

“出去。不……不出去，我马上……马上就睡。”

“大伟，有什么话你说吧，怎么这样吞吞吐吐的？你原来不是这种性格的。”

媛媛拉住大伟的手，十分温柔地说。

大伟垂着头，犹豫了半天，俯下身凑近媛媛的脸说：

“我说了，你可别怪我，也别恼我，行不行？”

“行！”媛媛十分干脆。

“我打算……打算搬到单位去……住一段时间。”大伟坐直身子，面对着墙壁说。

“你是说……分居？”媛媛惊讶地坐了起来，瞪大了双眼。

“……嗯。”大伟点点头。

“为什么？”

“因为……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赶写篇论文，想安静一些，认真思考思考，尽量把质量搞得好一些。”

大伟依然面对着墙壁。

“你以前在家写论文，我也从没打扰过你？”媛媛不解地问。

“这……主要，主要是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大好，我……我不想劳累你。”

大伟说话的声音有些发抖。

“傻瓜！”媛媛扑哧笑了起来，“你身体不好我知道，这样就更需要我照顾你，是不是？”

媛媛伸手将大伟拉了坐在床上，两只手摸着大伟的脸颊。她想了想又说：

“这样吧，明天我在书房内铺张小床，你就一个人住里面，安静地写你的论文，何必要搬到单位去，让亲戚朋友以及单位的同事看着像什么话？至于身体嘛，我到医院去问问中医，尽量搞些合适的滋补品给你吃。你放心，我决不来打扰你，除非你……”

大伟的眼眶红了，他一阵激动，紧紧地抱住了媛媛，轻声喊着：“媛媛……媛媛……”

媛媛出身于书香之家，在大学念书时是化学系的高才生，她美丽、端庄，算得上是才貌双全，因此，惹得校内校外许多痴情的求爱者如众星拱月般围绕在她身边，没想到，她偏偏爱上了这个家在农村、相貌平常的大伟。

在当时，大伟虽然夜夜的梦境里都有着媛媛的影子，但他从来没有梦

到过有一天媛媛会爱上他，并且还嫁给他。

大伟比媛媛高一年级，学的是物理。在班上，大伟除了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外，实在没有什么能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大伟的家在农村。八岁那年，他的父亲患癌症死了，第二年，母亲带着两岁的妹妹又改嫁他乡，剩下他和一个五岁的弟弟在亲戚微薄的援助下生活。大伟一边读书，一边还要照料年幼的弟弟。贫穷让他和弟弟吃了不少的苦，但也造就他顽强进取的精神。考上大学后，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还要跑出几公里，到一家木器厂去守夜，用得来的工钱交纳学费，购买课本，剩下的还要寄给在老家读书的弟弟。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门门优秀，当这所学校设立奖学金时，第一名就是大伟。

媛媛被崇拜者簇拥着的时候，大伟也深深地爱慕着媛媛，但他只能远远地站着、望着，在心中默默地表达着他对媛媛的爱情，由于过去生活贫困，经常挨饿，他的个子长得不高，脸色始终都是蜡黄蜡黄的。

他知道自己根本配不上媛媛，没料到上天却给他安排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一次，学生会组织优秀学生郊游，大伟和媛媛都参加了。

中午，同学们聚在草坪上玩捉迷藏，为了让同学们相互认识，增进了解，主持者独出心裁，用丢手帕的方式来进行配对子。

没想到，第一阵锣声响过，两块红红的手帕不偏不斜落在媛媛和大伟的头上。

同学们用带子捆着他们的一只手和一只脚。当时，他们两人都不好意思地相视笑了笑。

捉迷藏开始了，被蒙上眼睛的“瞎子”摸索着过来，被捆着手脚的“对子”们连忙四处逃散。

大伟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左手左脚显得十分笨拙，媛媛只得使劲拖着他跑，可他却迈不开脚步，眼看着他们就要被“瞎子”抓住了，媛媛尖叫着用力一拖，结果两人失去了重心，一骨碌滚在草地上。

后来大伟给媛媛坦白说，那天他是有生以来最高兴最激动的一天，当同学们用条子捆住他和媛媛时，他甚至激动得泪水盈眶，两只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迈，特别是让媛媛拖着他跑，他更加慌乱，出错了脚，两人才跌倒在地。不过，当他看到媛媛的身子扑向前的那一刹那，他本能地拉了媛媛一把，结果媛媛整个身子跌在他怀里，后脑壳重重地砸在了大伟的额头上，两个人的头砸起个小包。这件事让同学们乐了好长时间。

同学们笑得在草地上打滚，隔了好半天才跑过去帮他们解开带子。

大伟和媛媛从草地上爬起来，两人的脸通红通红，一直低着头，不敢看对方。

就是从那天开始，他们就认识了，而且也渐渐熟悉了，最后就相爱了。

媛媛毕业一年后，他们结了婚。新婚燕尔，小两口相敬如宾，形影不离，让周围的人们确实羡慕不已。

大伟一个人住在书房，每天下班回来后就关着门在里面写他的论文。

媛媛依旧是变着花样地给大伟做好吃的，帮他查找资料，做笔记，闲下来就一个人在卧室里看看电视、织织毛衣。

过一段时间，媛媛突然感觉自己浑身都不舒服，却又说不出什么毛病，接着她发觉自己的会阴部、阴唇上出现一些小红斑，而且还有烧灼感。

媛媛连忙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又将她转到保健院，她到这家医院的门诊检查后，这里的医生又叫她到另一个皮肤专科医院再作检查。

媛媛自小身体很好，她很少到医院去打针吃药。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出现这些症状，更不明白这些医生怎么将她这里转到那里，一直都查不出结果。

她找来一些医学书籍，躲在卧室里悄悄看，越看心里越发毛。

这天，当皮肤专科医院又让她到另外一个医疗单位去检查时，她终于忍不住，壮着胆子问那个门诊女医生：

“医生，我这到底是什么病？”

“你自己不知道？”

女医生板着副面孔，抬起头瞄了媛媛一眼，冷冰冰地回答。

这位女医生很年轻，看来才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戴着厚厚的口罩，连写病历的时候手上都戴塑料手套。

“医生，我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什么病。”媛媛陪着笑脸。

“哼！装模作样。你应该知道自己会得些什么病。好了，你可以走了。下一个。”女医生的话凉得像冰块一样砸过来。

这句话气得媛媛泪水都流出来了，她转过身，走了出来。

走到窗户口时，她听见诊室里面两个医生的对话：

“怎么，又是性病？”

“我看八成是艾滋病……”

啊！

媛媛的眼前一黑，差点摔倒了。她竭力抓住墙边的凳子，不让自己摇摇晃晃的身子倒下去。

媛媛不知道是怎样挣扎着回到家，一进门，她就扑倒在沙发上，站也站不起来。

大伟从外面回来，一眼看到媛媛仿佛死人一般，脸色苍白如纸，闭着眼一动也不动，吓得他心胆俱裂，冲上去一把抱住媛媛，大声呼喊：

媛媛哭了半天才慢慢平静下来，她抽抽泣泣地说：“医院……医生，说……说……怀疑我患了艾滋病……”

“啊——”

大伟惨叫一声，双手松开了媛媛，身子犹如遭受了重击，一下子就瘫了。

两个人哭成了一团。

安静温馨的医院，此刻在媛媛和大伟的眼中犹如主宰人生死命运的法庭。

他们忐忑不安地守在走廊上，等待着医生出来，却又希望医生永远不要出来。

医生出来了，手中拿着一张单子，默默地看着他们。

大伟的手在发抖，两只脚沉重得提也提不起来。

媛媛的身子也在发颤。她咬了咬牙，走过去从医生手中拿过单子。

她迅速地看了一眼检查结论，脸色刷地变得苍白。她身子摇晃几下，坐到旁边的凳子上。她竭力强振起精神，举起检验单，定睛再看一遍。

突然，她像被捅了一刀似的，尖叫一声，昏了过去。

战战兢兢守在她身边的大伟慌忙将她抱起来，一边呼喊着她的名字，

一边痛哭着咒骂自己。

“是我害了你呀……媛媛，是我害了你……天哪，杀了我吧……救救我的媛媛……”

媛媛做梦也没想到像她这样一个出身于书香之家，一贯自尊自爱，贤慧善良，正直纯洁的人竟然会患上艾滋病。更让她想不到的是，将这个死亡症传染给她的会是她爱得那样真挚，那样热烈的丈夫大伟。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媛媛和大伟结婚那年的秋天，媛媛陪着父母到外地旅游疗养，大伟因工作走不开，就留下守家。

一日，大伟的朋友来玩，饭后闲聊中拿出一包香烟，说从边疆搞来的，里面掺有海洛因。大伟对朋友所吹的吸烟后即产生欲醉欲仙的感觉不大相信，当时借着一股酒劲，晕乎乎地在朋友的怂恿下吸了一支，随后又吸了第二支。隔了两天，他就主动去找这个朋友要烟抽。

等到媛媛随父母旅游归来，大伟已经上了瘾。而且他是和那伙朋友经常在一起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

大伟不敢让媛媛知道自己吸毒，他悄悄找了药物来戒毒，但是那痛苦的难于忍受的戒断症状使他一次次戒毒，又一次次复吸。

媛媛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从来不会怀疑大伟瞒着自己去干什么事。当大伟用静脉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身体日益消瘦、虚弱，媛媛还以为是丈夫劳累过度。她跑到大伟的单位去请假，陪他上医院，每天购买营养食品，不断更换饮食花样，让大伟好好保养身体。

大伟悄悄去医院抽血作了检查，当他得知自己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时，他的心都要碎了。

他害怕将病毒传染给媛媛，但又不敢将实情告诉媛媛。于是就谎称要静心写论文和自己的身体不佳，独自住在书房里。他认为，只要和媛媛分开不接触就不会传染。殊不知，他在没有发现自己感染上艾滋病之前已经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媛媛了。

医生告诉他们，艾滋病的潜伏期很长，大伟又属于那种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长期没有出现艾滋病症状的人，这就成了“健康带病毒者”。由于他受到感染而自己不知道，就在不知不觉中将病毒传染给了媛媛。

媛媛检查的结论是，由于大伟静脉吸毒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又经性接触将病毒传染给了媛媛。

第五章 撑起爱的绿荫

目前，人们习惯地将艾滋病患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辜的受害者”，如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血液和血制品的患者；接触了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使用过的刮脸刀、电动剃须刀、针头、牙刷等物品的人；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处理了艾滋病患者的医务人员……第二类是“罪魁祸首”，即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或者是因性乱（包括同性和异性）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患者。人们往往是对第一类给予同情和帮助，而对第二类却采取歧视和憎恨的态度。

第九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柏林召开的时候，德国总统魏茨克尔在开幕

式上发言说：“我们应该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感染，但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而对身患重病的同胞弃之不理。”

1991年10月25日，被称之为“魔术师”的美国篮球巨星约翰逊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曾在世界体坛上引起了很大的慌乱。1996年1月30日，约翰逊以依然健壮、潇洒的神态在洛杉矶的赛场上出现，这又在世界体坛上引起了另一种轰动。

约翰逊的复出更重要的是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一种生存的希望。

艾滋病人面对着肉体和精神的巨大挫折，他们最需要来自家庭、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只有爱，才能使他们接受命运的挑战，勇敢地面对病魔。

只有爱，才能使他们生命的火花继续燃烧下去。

繁忙的咨询热线

由于急等一篇第二天送到印刷厂替换的稿子，我只好在傍晚又来到报社。

办公楼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正是修改稿子的理想环境。

谁知，坐下不到三分钟，值班室里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我们人少，经费更少，那个时候整个单位就是仅有那么一部电话。

现在都快到七点钟了，谁还会将电话打到单位来？也许是拨错了号码。

我忙于翻阅稿件，懒得去理它。

铃声响一阵，终于停了下来。可是没过半分钟，它又响了起来。我依旧没有理会。它停了。大约两分钟后，它又响了。

看来，这不会是错拨号码。说不定，这电话就是找我的。

我连忙放下手中的稿子，快步走进值班室。

“卫生报。请问找谁？”这是我的习惯用语。

“8181788吗？”

话筒里是个年轻人的声音。

“什么？”我一下子懵了，愣了一会才想起来，8181788是这个电话的号码。这电话不是找我的。“你找谁？这里其他的人已经下班了。”

“我就找8181788值班的人。听说每天都是下午六点以后上班的。”话筒里的人说。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要找的是“艾滋病咨询热线”。

“艾滋病热线”是健康教育系统自1992年4月以后专门为人们提供艾滋病有关咨询服务而开通的电话热线，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咨询人员和求助者，或者是艾滋病人之间的相互交谈，宣传艾滋病对人的危害，讲授艾滋病的预防措施，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提供社会支持。

目前，全国已在北京、昆明、上海、石家庄还有沈阳等地开设了这个工作热线。

云南的热线就开设在我们单位，专门由几位曾经做过医生的同事每天下班之后，从下午六点到十点，轮流值班，8181788就是这个热线的号码。

我由于是女同志，家离单位远，领导上就没有安排我这份工作。

“值班的医生有点事，不在这里。请问你有什么事？”我热情地问道。

其实，我并不知道今天是谁值班。估计值班的同事是到外面去吃饭了。

唉，既然我已经接了电话，总要回答得圆满一些。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

此刻是六点四十五分。

“这……”话筒里的那个声音犹豫了片刻，又问道：“您也是值班的医生吗？”

我也犹豫了一会，回答说：“我是医生，今天不是我值班。如果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以告诉我。”

“医生您好！”年轻人很客气。“我是为一个朋友打听的。……为朋友的……可是……他……”

他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很不自然，再三地强调他的目的。

“没关系的，你可以把你朋友的要求讲一下。”

“那……那就谢谢您啦。是不是与歌舞厅里的那些小姐有了关系就会得艾滋病？”

我一下子明白了。“关系？关系这个词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你能不能把意思说得清楚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回答得更准确一些。”

“这个……这个……”对方又犹豫了一会，“就是……就是和那个陪舞的小姐有了……有了两次……男……男女关系。”

从接起这个电话，我就听出打电话的人还很年轻，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说的是为朋友咨询，而实际上他所说的人可能就是他自己。我真有点为他惋惜。但是他既然能够打电话来，证明他已经悔悟，他在为自己担心。

“那他现在有什么症状？”我问。

“症状？我……不，他以前身体很好，但是最近却常常感冒，咳嗽，精神萎靡，而且不思饮食……”他说话时的语调显得很忧郁。

“根据你说的症状，是不能判断他是不是患上了艾滋病的。因为其它的病症也会出现这些症状的。”

“但是，有人说……说那个舞厅里有艾滋病。”他惶惶不安地说。

“你能肯定就是那个陪舞女吗？”我问。

“不。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说。

我微微思索了一下，用一种温和的口吻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但是，你刚才提的问题我不能作明确的答复。因为，我不知道与你那个朋友发生关系的陪舞小姐是不是艾滋病患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你虽然听说在那个环境里有艾滋病患者，但你又不能确定是不是那个舞女，这样凭空来判断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是没有依据的。”

“那怎么办呢？”他有些惊慌。

“我是否可以提两点意见供你的朋友考虑呢？”我平静地问。

“医生您请讲！”他赶快说。

“首先要弄清楚那个陪舞的小姐是不是卖淫的妓女，对不起，我是实话直说。”我停顿了一下。

“没关系，您请讲！”他急速地说。

“这事至关重要。因为，如今在舞厅里陪舞的少女大部分还比较规矩的。有的是为生活所迫的，有的是为了好奇，有的完全是为了到那些地方去寻找刺激，但的确也有一些人是为了到那些地方去寻找出卖肉体的对象。所以说，只有后面的这一种才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你懂这个词的意思吗？”我问道。

“我懂。我懂。就是感染率高的群体。”他快速地回答。

看来此人的文化水平确实不低。

“如果你的朋友与这个陪舞女还有一点交情的话，他应该去找这个人好好谈谈，我想，人与人之间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相互就会更加了解，那个陪舞女的情况就清楚了。”

“要是她不愿意说呢？”

“如果对她确实怀疑，而且她本人又不愿说，那么就只有做她的工作，让她去做个血清检查，这样对你的朋友，以及对那个陪舞女都有好处。”

“怎么做检查？到什么地方？”

“到省卫生防疫站，或者是市卫生防疫站，那里专门设有艾滋病监测中心，医生会经过采血后，从试管凝结出血清，通过酶标法来进行初筛诊断，对初筛呈阳性的血清，再采用印迹法进一步确认，这样才能最终判定检查者是否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我讲解得比较详细。

“谢谢！谢谢！”他的话音没有轻松。

“第二点，就是要对你的那个朋友谈一谈情感价值的问题，今后应该如何……”

“对！对！我……我一定对他说。谢谢您，医生。”

我的话没说完，他就激动地打断了我的话。我想，凭着此人悟性，后面的语言就可以省略了。

放下话筒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手表，七点零五分。

七点十四分。

电话响了。

我接到电话。

从接到第一个电话，我的思绪就离开了正在翻阅的稿件。

我作为该报“艾滋病咨询栏目”的责任编辑，曾经采访接触过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完全理解一个患上了这种绝症的人的心情，也同情那些被这个恐怖之症困扰着的人们。所以，当电话铃又响起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话筒。

“王医生吗？”话筒里传来了一个沙哑的男子的声音。听那声音大约三十多岁。

“王医生不在。您找他有事吗？”我温和地回答。

“他今天值不值班？”那人焦急地又问。

“这我就知道了。对不起！如果有事我可以明天上午转告他。”我很客气地说。

“这……这……”那人犹豫了一会说。“也没什么急事，我是要向他请教一个问题。”

“我可以帮助你吗？”

“你？女的，不……唉——算了，我改天再找他吧。谢谢！”

“那好吧。”

七点二十二分。

电话响了。

“医生您好！”

我才拿起话筒，受话器里就传来了一个带北方口音的男中音。

“您好！”我回答。

“您这里是昆明的咨询热线吗？”那人说话的声音十分柔和，听声音估计是个中年人。

“是的。您有什么事吗？”

“我……我是从北方打来的长途。有点事……有个问题想请教请教。”

“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一齐来探讨。您请说吧。”

“听说医学界正在抓紧时间研制治疗艾滋病的疫苗和特效药。是不是有了这些药物以后就可以像治疗感冒那样有效地治疗艾滋病了？”

此人说话的条理非常清晰。

我稍微思索了一下。“你提的这个问题范围有点大，三言两语是难说清楚的。刚好，我昨天看到了一位姓朱的专家在一篇论文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讲得很具体也很明确，您等一下，我拿来念给您听。”

那篇论文的理论性很强，我不知道他能否理解，但我当时考虑的是他打来的是长途，如果我像平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恐怕就要花掉他不少电话费。

我很快在抽屉里翻到论文，挑选着一些重点对着话筒认真地念了起来：“医学界至今还没有发现人体可以自动或被动产生有效的抗艾滋病病毒抗体，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个体，因此，人人都是易感者，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艾滋病病毒侵袭的对象。在已经存在艾滋病流行的环境里，即使是不吸毒，不搞性乱的人，也还是有可能因接受注射时的针头未消毒，拔牙时用了未消毒的牙科器械，手术时输入了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理发时用了不消毒的刮脸刀，或者是通过其它被忽略的途径而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因此，艾滋病已经威胁到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最理想的预防艾滋病的方法是通过注射疫苗使人人都获得免疫能力，就像通过种牛痘可以预防和消灭天花一样。然而，艾滋病病毒不像天花病毒那样稳定不发生变异，并且人体也不能像对天花病毒那样产生有效抗体。艾滋病病毒是一种‘病入基因’的慢性病毒，艾滋病病毒的DNA嵌入人体淋巴细胞和其它受感染细胞的基因，直接破坏免疫系统功能；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容易变异，抗原不稳定，因此，疫苗的研制难度很大。

现在，许多国家在疫苗研制上已投入了很大力量，并先后制造出十余种试验性疫苗，但很难说哪一种是有成功希望的。由于艾滋病病毒的变异率高达35%，因此不可能指望得到像牛痘疫苗那样稳定有效的疫苗，这就比流行性感冒疫苗的研制难度更大。这一情况已经使艾滋病病毒疫苗的研制面临难于成功的困境，多数学者都认为本世纪内将不可能研制成功疫苗，因此当前的艾滋病预防也不可能寄希望于疫苗。

在积极研制疫苗的同时，医学界还在努力寻找特效药。同样是因为艾滋病病毒‘病入基因’直接破坏免疫系统，特效药的研制也一样陷入困境。病毒DNA与人体免疫细胞基因融为一体，药物在抑制或杀灭病毒基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伤害人体免疫细胞和其它受影响的细胞，就如人‘吃了砒霜药老虎’，一样同归于尽……”

“不可能吧。是不是太有点儿危言耸听？医学界难道就对艾滋病病毒束手无策了吗？不是说，国外在临床上使用的一些西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不是还在大肆宣传中医中药的特效？中国的传统医学不是一个掘之不尽的宝库吗？”

我的论文还没有念完，他就不大礼貌地打断了我的话。

我愣了，一下子闹不清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位专家对此问题也有看法。您听着……”

我继续往下念：“现在治疗艾滋病的西药虽然有多种，但是在临床上有一定疗效的只有叠氮胸苷和双脱氧次黄苷两种。叠氮胸苷毒副作用大，并且只能延长发病前的潜伏期，一旦发病就无疗效可言。新投入使用的双脱氧次黄苷尽管毒副作用较小，但也仅能延长病程，不能治愈艾滋病，说不上是艾滋病的特效药。总的来说，研制特效药已经遇到三个难点。第一就是所有能抑制病毒的化学药物都会损害人体细胞；第二，艾滋病病毒变异性强，很快产生耐药性使药物失效；第三，药物只能使人体恢复部分免疫功能，并且不能持久，最后仍会发生免疫功能衰竭。要在研制化学合成药物上攻克这些难点将是极其困难的。

中药治疗艾滋病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要说哪些中药能成为特效药还为时尚早。以往应用中药治疗病毒的经验表明，中药是通过调整和加强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状况，使机体更有效地产生能消灭病毒的抗体才取得疗效的。其前提是人体必须具备产生针对这种病毒的有效抗体的能力。如果免疫系统不可能产生有效抗体，中药也就无能为力。对于直接侵袭人体免疫系统，人体本身又不能产生有效抗体的艾滋病病毒来说，要发掘出有特效的中药绝非是件容易的事……”

“照这位专家的观点，依赖西药和中药来预防艾滋病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他的话音里似乎带有沮丧。

“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这样的。”我说。

“那您的看法呢？”他反过来问道。

“我个人认为，如果以前曾经有人由于青霉素的问世而对性病毫无顾忌的话，那么，他可千万不能对艾滋病抱有侥幸的心理……”

放下那个北方长途时，我留意看了一下手表：

七点四十五分。

我回到编辑部，坐在凳子上，拉开抽屉，拿出一本《艾滋病咨询册》随意翻着，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还在想着刚才的那个长途。我实在弄不明白，这个人打电话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个艾滋病患者？还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说话的语气一点不像是来寻求帮助的患者，也不像是来了解信息的健康人。

他到底是为什么……

七点五十五分。

电话铃又响了。

我顺手拿走了那本册子。

“卫生报社。请问找谁？”

我用的依然是习惯语言。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使用的是咨询热线的语言，但我无法改变过来，坦白地说，是我自己的心理上无法改变过来。同样的号码，同样的数字，上午八点至下午六点使用是一个性质，下午六点至晚上十点又是另外的一个内容，另外的一种性质。

上午的内容是谈人的健康与欢乐。

下午的内容谈的却是人的痛苦和恐惧。

生活中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让人尴尬的事？

不过，我现在必须马上将思绪拉回来。我手上还捏着一个话筒呢。

奇怪，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电话也没有挂断，似乎还听到有人急促的呼吸声。

我捏着话筒又等了一会，刚想把电话挂了，话筒里突然传出了声音。

“您是咨询热线吗？”

说话的竟然是个女的，很温柔的声音，好像在三十岁左右。

我微微停顿了一下，马上回答：“是的。您有事吗？”

“今天是您值班？”

这声音不但柔，而且很甜，让人听了就感到很亲切。可惜她讲的是一口地道的云南话，我想，如果她学了普通话，到电台或者是电视台当个主持人，肯定会红。

“太好了。我上次打电话来是位男同志，就没……”

我还没回答，她马上就接上了。

“您有事吗？”我无法再解释。

“我……我的一个朋友要了解……有关艾滋病的情况。可以吗？”那温柔的声音降低了。

“您说吧。最好是具体一点。”我说。

“好的，谢谢。我……我的朋友想知道，艾滋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真的是……是那么可怕，那么危险吗？”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人讲话的声音。当她说出了目的时，我明白她要了解的事，实际上就是与她自己有着切身的利益。一股惋惜之情在我的心头油然而起。

我想了想，翻开桌上的册子，对着话筒说：“你注意听着，我慢慢讲。”

“艾滋病又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十多年前一种新发现的病毒性传染病。这种病主要经由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

引起艾滋病的病毒，主要侵害人体的免疫系统，破坏一种免疫细胞：辅助性 T4 淋巴细胞。

T4 淋巴细胞在人体免疫防御组成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破坏和减少，使机体丧失抵抗疾病的免疫能力，所以艾滋病人容易患有各种罕见的疾病，比如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卡波济氏肉瘤等。而上述这些疾病一般不会对免疫系统未受损害的人身上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有危险性，但对艾滋病人来说则往往危及生命。

一个人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以后，体内带有艾滋病病毒或同时产生艾滋病抗体，但是科学家认为，艾滋病抗体是不能中和艾滋病病毒的，所以无论体内查出艾滋病抗原或艾滋病抗体的人都是危险的传染源……”

我在讲的时候，对方在静静地听着。我似乎还听到有纸张轻微的沙沙声，估计她在做着记录。

“从受艾滋病感染到患艾滋病有一个过程，这段时间叫潜伏期。艾滋病的潜伏期较长，其长短与感染者的年龄、传播途径有关，最短的潜伏期为 6 个月，最长的潜伏期可达 10 年或更长的时间。通过输血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发病潜伏期为 4—9 年左右，通过性接触途径感染艾滋病的潜伏期较长，大约在 5—10 年。

人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往往不出现明显症状，这种无症状带病毒现象是艾滋病最令人头痛的一件事，因为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把病毒传给他

人。

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后，寄生在人体专管免疫功能的细胞内生长繁殖，并且破坏所寄生的细胞。免疫细胞受到破坏后释放出大量繁殖的病毒，这些病毒又重新进入更多的免疫细胞内生长繁殖。这样不断循环，病毒越繁殖越多，受破坏的人体免疫细胞也就越来越多。

如果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讲述艾滋病病毒对人体的损害：就是说，人体的免疫细胞可称为人体的卫士，正如一个国家的军队和警察一样重要。国家如果没有军队和警察，则不能抵御内外敌人的侵略和破坏。人体没有免疫细胞，则正常体内平时不致病的微生物和寄生虫等就会乘机致病，正常生长的肿瘤细胞会因得不到及时杀灭而迅速生长使人患肿瘤病；外界致病微生物进入人体适宜生长、繁殖、产生毒素的地点后，则只有任其损伤机体而机体不能有效地自卫和康复。

人体处在这种高度缺乏免疫功能的状态下所发生的一系列感染、肿瘤和其它损伤所表现的症状，就是艾滋病的本质……”

我一口气讲了许多，突然感到口干舌燥，不由得停下来缓口气。

“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会有哪些症状呢？”她突然插话进来。

“许多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在潜伏期没有任何自觉症状，但也有一部分人在感染早期可以出现发烧、头晕、无力、咽痛、关节疼痛、皮疹、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有的人还可发生腹泻。这种症状通常持续 12 周后就会消失，病人便转入无症状的潜伏期。

艾滋病人的症状因为发生条件性感染的内脏和发生肿瘤的部位不同，表现也多种多样。常见的症状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般性症状：持续发烧、虚弱、盗汗、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体重下降，消瘦特别明显。第二，呼吸道症状：长期咳嗽、血痰、胸痛、呼吸困难。第三，消化道症状：食欲下降、厌食、恶心、呕血、便血、腹泻。第四，神经系统症状：头晕、头痛、反应迟钝、精神异常、抽风、偏瘫、痴呆等脑部症状。第五，皮肤和粘膜损害：弥漫性丘疹、疱疹、口腔和咽部粘膜炎症、溃烂。第六，肿瘤：可出现多种恶性肿瘤。

最主要的是，艾滋病的病死率非常的高。可以这样说，凡是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百分之百的都要死亡……”

我又停了下来。真糟糕，下午办公室里没有开水，我现在只有舔舔干燥的嘴唇。

“那么，一般的人又是如何传染上这个病毒呢？”她又提问了。

“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并非就是艾滋病人。还有，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是指经抽血化验查到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临床上出现条件性感染或恶性肿瘤者。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指经抽血通过血清化验，得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结果，但是没有任何临床表现者，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抗体阳性的意思是在血中查到了艾滋病病毒与人体 T4 淋巴细胞相互斗争后产生的一种物质。这种情况仅证明人体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

此外，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无症状的人，也是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这些所谓的“健康带病毒者”在传播艾滋病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可能已经受到感染多年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把病毒传给了别

人……”

“据说，静脉吸毒的人最容易染上艾滋病。是这样吗？”

她打断了我的话。

“是这样的。因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一共是三条，第一条就是血液传播，它指的是如果将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的血输给了一个健康的人，那么，这个健康的人就可能被感染艾滋病病毒。而静脉吸毒者常常共用针头针管，这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的。还有，通过与血液接触的医疗器械，理发和美容工具，比如穿耳孔针、纹身针和针灸针，或某些日常生活用品，都可能把艾滋病病毒从一个人的身上传给另一个人。

另外的一条是性接触传播，还有一条是母婴通过胎盘或哺乳传播……”

“对不起，我还要打断您一下。艾滋病病毒这么可怕，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能够预防？特别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

她的话音还是那样温柔，但已明显地失去了平静。

我无声地苦笑了。她绕着弯子走了半天，现在才真正地进入了主题。

“艾滋病虽然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但却是可以预防的。只要每个人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就可以把传染艾滋病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在一起工作、学习；咳嗽或打喷嚏；共用杯盘，或者其它餐具；喝水、进食；握手、拥抱；同在一个游泳池或者公共澡堂；还有使用公用电话、公用厕所等等都不会传染。此外，由于艾滋病病毒的传染，必须是病毒经过皮肤进入或者与粘膜直接接触，所以，家庭里如果有艾滋病人，护理人员必须注意一些自身的保护措施：

第一，手或其它皮肤被血或体液污染时，要立即清洗。第二，接触血或体液，粘膜或者开放性伤口的病人，要带手套。手套脱掉后，要记住洗手。第三，在可能溅射血液或其他体液时，要穿隔离衣，戴口罩和护目镜。第四，小心针头及锐利器械，避免刺破皮肤。第五，皮肤破损者不可直接护理病人。

虽然艾滋病人的血液中存在着病毒，艾滋病病毒阳性者的血液对一般普通人很少构成威胁，因为血液或者说血液中的病毒必须进入人体才起作用，而血液或病毒不可能穿透完整的皮肤……”

“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放下话筒时，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疲惫。

我看看手表。

八点二十分。

看来，我的稿件是不能在这个地方看了。还是带回家吧。

不过，楼梯上已经响起了脚步声。

大约一个星期后，同事转告了我一个电话留言：一个没有留名的小伙子请告诉 8181788 的女医生，他经医生检查，没有患病，非常感谢。

我听了，淡淡一笑。

这笑，不轻松。

大墙内的歌声

舞台上，五彩的灯光闪烁着一个绚丽美妙的世界。

一群身穿撒尼服装的少男少女在欢快热烈的音乐声中跳起了优美的舞蹈“阿细跳月”。

“大三弦哟弹起来，

红红的篝火哟烧起来，

嗨！嗨！嗨！嗨！

远方的客人哟，
请你留下来……”

弦子声声，歌声阵阵。

我的思绪随着欢快动人的音乐走进奇峰异石、千姿百态的石林：那气势磅礴，如同一朵硕大的莲花盛开在峰巅的“莲花峰”；那蜿蜒流淌在岩缝之中，如同宝镜一般清幽明净的“剑峰池”；那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凤凰灵仪”、“孔雀梳翅”、“象踞食台”、“双鸟渡食”；那身背药篓，仿佛刚从山间采药归来的撒尼姑娘“阿诗玛”；那一年一度的火把节，石林草坪上熊熊燃烧的篝火，激动人心的斗牛、爬杆、摔跤……

突然，几个少女扬起的手臂上，露出了一串串明显的黑色的针疤和一块块皮肤感染溃烂后留下的疤痕，在灯光下，那些针眼和疤痕显得十分刺眼难看。

“蚂蚁上树。”

A市强制戒毒所的吴副政委低声对我说。

这是吸毒者中的一句行话。

我的心里咯噔一沉，正在音乐世界里翱翔的思绪顿时跌落到现实之中：这是一个强制戒毒所。

这是戒毒学员的汇报演出。

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些少男少女是染上了毒瘾，被送到这里来强制戒毒的瘾君子。

看着他们年轻的面孔，我的心里在颤抖，在绞痛。

我很想找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是我的错觉，我很想找出一百条理由，解释这是一个很久远很久远的历史故事。

舞台上分明是一个绚丽美妙、温馨可爱的世界；舞台上分明是一群朝气蓬勃，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繁荣昌盛使命的青少年……

可是，我的理智却让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的环境，和我面对的现实。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一百多年前虎门的熊熊硝烟。

吸毒，这个曾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曾给中华民族造成极为惨痛灾难的社会现象，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沉寂了数十年后，又如同冲出魔瓶的魑魅，重新在社会上出现，使多少个天真、纯洁、年轻的生命在缕缕毒雾缭绕之中被麻醉，被吞噬，被邪恶的梦幻所毁灭，使多少个幸福的家庭骨肉相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据有关资料报导，在一些地区的吸毒人员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竟占80%，年纪最小的仅有9岁，某县一个村寨33户28个男性青年，就有22个人染上了毒瘾。在我这次采访的几个戒毒所里，25岁以下的戒毒学员就占70%，年纪最小的只有11岁。

11岁，这还是依偎在父母的怀里，享受有关怀和抚爱的年龄。

18岁，这正是刚刚踏入生活，编织理想和梦幻的年代。

25岁，这就是刚刚扬起人生的风帆，驶向幸福和光明的时刻。

同在一个年龄，他们却由于无知和抵御不住诱惑而跌入了被毒魔摧残肉体，折磨心灵的痛苦深渊。

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却失去了家庭的温馨，生活的快乐，读书求学的机会，带着悔恨自责的苦楚和求生的愿望，在生死线上徘徊挣扎。

“皎洁的月亮挂在天上，
寂静的大地洒满了月光，
在这毒魔困扰的夜晚，
泪水伴我进入梦乡。
多少次梦里回到童年时光，
老师把红领巾为我系上，
儿时的伙伴依旧是当初模样，
明媚的阳光下，
我们一齐荡起双桨……”

低沉悲哀、如泣如诉的歌声揪得我心尖针刺般疼痛。环顾四周，记者和戒毒所的干警们全都默默地注视着舞台，呈现出一副凝重的沉思状，而戒毒学员的家属们则在用手帕不停地擦着脸上止不住的泪水。

我悄悄地走出人群。

秋月如钩，近处的房屋和远处的树木，还有拉着铁丝网的高墙，在淡淡的月色中显得更加灰暗，似乎也蒙上了沉重的忧郁。还不到中秋，我却感到从脚底下升起一股无法抵御的寒气，禁不住连打了几个寒战。

身后传来的歌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发出钝重的回声……

山那边，那棵榕树下，
站着我可怜的老母亲，
多少个寒冷的夜晚里，
母亲在流泪，
梦里看见了孩儿的脸，
醒来却不见孩儿的面……
你听山那边，
传来呼唤声，
声声呼唤让儿心碎……

灰蒙蒙的月色中，我仿佛看见远处的山坡上，一棵飘落后黄叶的榕树下，站立着一个苍老瘦弱的老妈妈。榕树撑扶着她弯驼的身躯，月光抚摸着她满脸的泪花，那满头雪白雪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呀飘……

“只有让他们体验到人间的温情，他们才会有与毒魔抗争的信心。只有让他们回归社会，这个社会才会纯洁，才会宁静。”

不知什么时候，吴副政委来到我的身后。

我转过身，久久地望着他刚毅的脸庞。一句话，道出了我所见过的那些在戒毒部门工作的公安干警们的心愿。

一位姓杨的戒毒所的所长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毒魔的手中夺下一个人，就等于拯救了一条生命。”

我曾经听到劳教所的服刑人员对我讲述那些公安干警、居委会干部、办事处领导们提着礼品去看望他们，鼓励他们振作起来，战胜毒魔，戒断毒瘾，锻炼好身体，早日回归社会，早日回到父母亲人的身边。

我曾经在一个镇的强制戒毒所里，看到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公安干警和五个协管人员（退伍军人），一个医务人员，外加一个临时工的炊事员，就靠着很少的经费，依然坚持不懈地在那里开展着戒毒的工作。他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更没有补贴和奖金。

有的工作人员生病了，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他们的亲人生病住院了，

他们没有时间去照管。他们在大墙外的山坡上，开垦出了两三亩地，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在每个戒毒学员每天仅七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还保证让他们每餐吃到一斤米饭，两荤两素再加一个汤。

我曾经和那些过去与我同行的医生们聊过，他（她）们对我说：“不敢走开啊。这些人本身的免疫机能降低，身上什么疾病都有，随时都会出现症状。有的时候，明明只是一个简单的肠炎，仅仅是腹泻而已，可第二天突然会出现了板状腹，让你忙着送医院做手术都忙不赢。还有，这些人刚刚进来治疗的前几天，有的人忍受不了必然出现的戒断症状，就悄悄自残。有的将灯泡打破吞进去，有的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有的打碎茶杯去割自己的静脉……随时随地都得守着盯着，稍不留意，就出问题。”

我曾经陪着一位公安干警去一个因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家，给他的亲人做工作，说明他被坏人引诱吸毒的过程，讲解艾滋病的危害，预防艾滋病病毒的措施，希望亲人能原谅他的过错，重新给他一份温情。

我曾经在一个市强制戒毒所里，遇见了两个捧着锦旗来答谢干警的父子。为了让那个因受诱惑吸毒，被学校开除学籍的大学生重返校园，戒毒所里的干警们可是吃尽了千辛万苦。他们多次来到学校，甚至直接找到校领导的家中，一次次讲述这个大学生受人诱惑的经过，讲述了这个学生在戒毒所里良好的表现，讲述这个学生戒毒的决心。

他们请求老师们能宽恕一次自己的学生，让这个学生戒断毒瘾后能回学校完成自己的学业。他们把学校里七十多名师生请到了戒毒所，与干警和戒毒学员座谈，请师生们参加毒品危害控诉大会。他们的一片苦心，终于感动了老师们，最后，学校听取了戒毒所的意见，作出了让这个学生完成学业的决定。这个大学生重返校园的那一天，父子俩就捧着这面绣着“爱心真情、功在千秋”几个大字的锦旗千恩万谢地来到戒毒所。那个两鬓灰白的父亲激动地对我说：“我真想代表我们全家，跪下给这些干警们磕几个头……”

我曾经在一个市强制戒毒所里，见到了研制出脱瘾率达 100%，目前已在全省戒毒所推广使用的“626 戒毒胶囊”的医生和干警们。他们多次进入深山老林采药，苦苦地研究戒毒的良方。他们一入深山就是十天二十天，常常是饿得面黄肌瘦，浑身摔得血迹斑斑地回来。有一次，一位老中医和副所长又出去采药，当他们身上的食物吃完正往回赶的路上，遇上了一条大河，身背重荷的副所长先将药草送过河去，刚想返回来接老中医，没想到河水突然暴涨，他们两人就隔在了两岸。深夜，腹中饥肠辘辘，身边是随时可能有野兽袭击的危险，他们只能在茫茫夜色里隔河相望，直到第二天河水退下。

我曾经看见一位强制戒毒所里姓傅的政委，拿着在吸毒者中逐年递增的艾滋病感染者的血液检验报告，向一级一级的领导汇报，向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呼吁。他对我说，目前对于那些在吸毒者中检验出来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只能无可奈何地将他们放归社会上。但是，这是一股非常非常危险的传染源。他希望能得到政府的专项经费，他希望能得到社会的捐助，他希望能将那些流散在社会上的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集中起来，像强制戒毒这样，让他们有治疗的机会，不要让他们再将病毒传播到社会上去。

……

这就是人类真挚的情，真挚的爱！

这就是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着的人们渴望的情，渴望的爱！

爬满青藤的小屋

几年前，我还在省卫生报当记者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些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当时我见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年龄最小的是二十岁，没想到，在 1997 年的一次采访中，我见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竟然只有十四岁，而且是一个长得眉清目秀、身材瘦高，脸形还真有点像某电影明星的女孩。

她的故事是李队长讲给我听的。

“我们是在抓毒贩子的时候，在吸毒者的毒窝里抓到她的。

她叫苹苹，独生女，在她父亲的那一代共有兄弟五人，可几家人中就生了她一个女孩，所以她就成了这个大家庭中的掌上明珠，特别是她的爷爷奶奶，那真是顶在头上怕晒着，捧在手上怕吹着，再加上她的父亲在银行工作，母亲又在工商局，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把她宠得公主似的。据她的父母讲，苹苹从小就很任性，而且胆子特别大，她的那些堂哥堂弟经常还要吃她的拳头。

她个子长得高，样子一点也不像十四岁的人，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成熟，若不是吸毒上瘾使她变得神呆目滞，面黄肌瘦，就凭她那个身材和秀气的五官相貌，长大了绝对是个电影演员或者模特的料。

我们抓到她的那天，她正在毒窝里和一伙瘾君子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她当时穿的是一套乳白色的女式宽松运动衫，扎根马尾巴似的辫子，在那个光线阴暗的房间里，特别是挤在那堆肮脏不堪的瘾君子中，显得十分突出。

我们原以为她是第一二次注射海洛因，没想到她当众挽起袖子，在她的手臂上，竟然是一串的针眼。

当时，我们几个干警曾经商量打算将她送到强制戒毒所去戒断毒瘾，这样年纪的一个女孩子，毁了实在可惜。而且这个年纪的孩子，也是最容易挽救的时候。

更没想到，当她听说我们要将她送往戒毒所时，她说，她是个艾滋病

人。

我们不相信，以为是小孩胡言乱语。

她居然从身上拿出了一张艾滋病监测中心的化验报告。

她的确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这太让人震惊了。

她才十四岁……十四岁哪……”

李队长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异常地感慨。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同样也是万分的震惊。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的年龄最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我要求李队长带我去采访一下这个小患者。

李队长拒绝了。他说，他们答应过苹苹的父母，决不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他说，当他们将苹苹送到家里，她的父母听说自己的宝贝女儿居然染上毒瘾并且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时，她的母亲哼了声就昏倒了，她的父亲却是浑身颤抖，瞪大眼睛望着李队长，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目前，苹苹是在自己的家里采用中药治疗。平时，父母不让她单独出门，也不让她见任何外人。她患病的事除了几个干警和她的父母知道外，就连她的爷爷奶奶都不知道。

我感到有些遗憾。但我能理解苹苹一家人的心情。我告诉李队长，我要采访的目的仅仅是了解一下苹苹在家的生活情况，家里人对她的态度。因为，从全世界的报道中看，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凡是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患者，不仅在社会上受到歧视，还要遭到家庭的歧视，大多数患者还被亲人抛弃。而且我特别强调，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出苹苹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没想到，过了几天，李队长突然打来电话，他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让我装作是省艾滋病监测中心的医生，去作病情随访。

这主意太妙了。

我自己就是学医的，而且艾滋病知识也了解一二，再加上我与省艾滋病监测中心的医生原来也有过业务上的往来，多少还是了解一些里面的情况，最起码不会出洋相。

我在电脑上设计了一张调查表格。我和李队长却为如何在表格上填写苹苹的名字花费了不少时间。

李队长说那些表格上填的是个假名字，但他已经记不清那假名字究竟是什么。

我说随便填一个，李队长不干，他说万一苹苹要看一下岂不是露了马脚。

最后还是我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我复印了一份表格，在名字栏上模模糊糊写上一个名字，然后用订书机将名字钉起一半，我再在第一张表格上写上一个编号。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李队长陪着我到了苹苹的家。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色彩的家庭，从家具的质量，房间的装饰，都体现着主人富裕的经济基础和高雅的文化修养。

苹苹的父亲出差去了，只有苹苹和她的妈妈在家。

苹苹的妈妈身材极好，大约是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她的皮肤很白很细腻，胸、颈和双肩都呈现出匀称的美丽的线条，李队长事先给我讲过，苹苹的妈妈大概已经是三十八岁的人，可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妈妈的妹妹，那样子最多是二十五岁。

我们到的时候，她正在卫生间洗衣服，一条粉红色的围裙系在细细的腰间，使她整个身体的优点更加突出。

看见是李队长，苹苹的妈妈显得很热情，她慌忙慌忙地又是倒茶又是端烟又是拿水果。

果然像李队长讲的那样，她们现在对每一个生人都存有戒心。我才进门，她那惊疑的目光就在我的身上来回扫了几遍。估计是由于李队长的面子，她不好开口问罢了。

李队长问到苹苹，她妈妈说在房间里玩电脑呢。是不是叫她出来。

李队长连忙说不用不用，让她好好学习吧。

李队长有意带着我绕到书房的窗口。

苹苹正弯着腰低着头在键盘上飞快地打着，我只是看到了她的侧面，果然是一个长得非常秀气的姑娘，还真像李队长他们说的，那样子确实像电影明星巩俐。

李队长介绍我是省艾滋病监测中心的医生，这次是来对这个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作病情随访。

苹苹的妈妈才听到艾滋病几个字时，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去。

我连忙拿出登记表，一本正经地开始询问一些苹苹的生活情况，药物治疗情况。我先前的确有些心虚，唯恐苹苹当面发现我不是省艾滋病监测中心的医生，那样会破坏了李队长对她们的承诺，特别是如果她们发现我已经知道了苹苹的病情，那么会不会破坏了她们平静的心境。还好，现在苹苹没有露面，我就可以稍微大胆地了解一些我想知道的情况。

苹苹的妈妈看到我在那里十分认真地填写着苹苹的生活起居，饮食状况，药物用量，不时还详细地给她讲一些目前国内外治疗艾滋病的新药，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家庭里护理艾滋病人要注意的事项和防护措施，以及在饮食上如何地调理等等理论性的道理时，她的脸色渐渐缓和了。

后来，我们几乎就像是拉家常一样地谈起了苹苹。

她说，当知道了苹苹的情况时，她和苹苹的父亲差点气疯了。后来还是李队长他们，一连几次来家里做工作，给她们讲一些吸毒者家庭谅解和帮助子女的情况。她和丈夫仔细想想，苹苹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她和丈夫也有责任，他们过去对苹苹太娇惯了，什么事情都由着她的性子。她和丈夫决心以加倍的教育和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尽自己的能力为苹苹治病，如果真的没有特效药治好苹苹的病，那么，也要让苹苹在父母的慈爱中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苹苹是父母陪着她到东北的一家戒毒医院里戒毒的。回来后，就让她在家里休养，每个星期带她到一个熟悉的老中医那里去看一次病。然后托国外的亲戚带一些专门治疗艾滋病的西药，定时定量地让她服用。平时就特别注意她的饮食，尽量购买一些能够提高免疫机能的食物给她吃。

苹苹的妈妈带着我参观了苹苹的地方。

这房子的设计是三室两厅，原来苹苹一个人住着一个卧室，父母住了一间，一间是苹苹父亲的书房。空了一间小厅就用来堆放一些杂物。现在他们将堆放杂物的那间小厅改作苹苹父亲的书房，将原来的书房与苹苹的卧室相连，一间是卧室，另外一间作为她学习娱乐的地方，并在里面购置了电脑、钢琴。此外，他们又在阳台上隔出了一个洗手间，专门让苹苹一个人用。平时做家务或者是做一些会伤害皮肤的事时，就全都戴上防护手套。

来到阳台，我发现阳台的正中放着一个大大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棵当地人叫做爬墙虎的植物，那绿茵茵的青藤绕出阳台，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苹苹洗手间的墙壁和卧室的墙壁。

“怎么种这植物，太影响光线了。”我不解地问。

“不，苹苹喜欢。她从小就喜欢这爬墙虎。从她得病之后，就更爱这藤子了。她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看见这绿绿的青藤，她才觉得自己还活着……”

说到这里，苹苹的妈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捂着嘴小声地哭了起来。

第六章 世纪之战

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号召：全球行动起来，开展一场对抗艾滋病的世界性战役。

1989 年，中国医学科学家也公开呼吁：要像防止核战争那样预防艾滋病。

随着艾滋病向世界各地的蔓延，人类与艾滋病的斗争也在全球展开。

人类与艾滋病的斗争是一场特殊的、持久的战争，是一场科学与愚昧的战争，更是一场医学、道德、法律、精神与世纪病魔的综合性战争。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让我们自珍自爱。”

这是一个响遍世界的，对抗艾滋病的口号。

严峻的现实

自 1981 年美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起，人类便开始了与艾滋病的斗争。

随着艾滋病向全球各大洲蔓延，人类与艾滋病的斗争也在全球展开。

把人类与艾滋病的斗争比喻为“世纪之战”是不为过的。人类与艾滋病的斗争。无论在规模上和时间上都超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仅烧到欧洲、亚洲和非洲、大洋洲的一些地方，那么，这场与艾滋病的战争的战火却烧到了全球各大洲的几乎所有地方，没一个大洲幸免。前两次世界大战，美洲独享安乐，而这场世界大战，美洲却是重灾区。从时间上来看，自从 1981 年美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以来，人类不仅没有制伏它，而且病人迅猛增加。

据统计，1981 年 12 月，全世界只有 15 个国家发现艾滋病，患病人数也只有 155 人，到了 1985 年，全世界已有 43 个国家发现了艾滋病，患病人数也高达 13500 人，死亡人数 6079 人。据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1997 年底公布，目前，全球 2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亚洲的偏僻山区和大洋洲岛屿的十几个小国外，已有 210 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艾滋病疫情，全世界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 3006 万人，平均每天有 1.6 万人新感染上这种病毒，死于艾滋病的总人数已达 1170 万人。流行程度比以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如果艾滋病病毒以当前的速度继续蔓延，从现在起到 2000 年，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 4000 万人。

目前，世界上新感染的艾滋病病例百分之九十是在发展中国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亚洲地区、特别是南亚地区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数呈高速上升的趋势，因此，预防和防治艾滋病，采取措施有效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说，绝大多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艾滋病在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却正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新问世的一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儿童已成为艾滋病的主要受害者。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1997 年 10 月发表的一份公报表明：目前，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人数正在增加，预计到 1997 年底，携带艾滋病病毒的 15 岁以下的儿童总人数将达到 200 多万人，在 1996 年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 310 万人中，就有儿童 40 万人，死亡的 150 万人中儿童占 35 万人。有关专家预测，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控制，到 2000 年，在艾滋病高发国家和地区，艾滋病将使婴儿死亡率上升 75%，并使 5 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成倍上升。此外，艾滋病还使无数儿童沦为孤儿。

仅 1997 年，就有 580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儿童超过了 50 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1997 年有 230 万人死于艾滋病，比 1996 年

增加 50%，其中妇女占近一半，15 岁以下的儿童占 46 万。

他们说，自从艾滋病瘟疫出现以来，有 820 万儿童沦为孤儿。

美国有专家发表声明说，到 2010 年，在 23 个发展中国家很可能有 4000 多万儿童因这个疾病失去父母中的一方或双亲。

艾滋病的流行将使一代无人照管的儿童处于被人剥削和疾病侵害的危险中。

美洲的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发生在美国、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和南美不少国家也先后发现了艾滋病。到 1991 年，美洲 45 个国家全部都发现了艾滋病。

在欧洲，艾滋病发病较多的国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荷兰、瑞士、比利时、丹麦、瑞典、奥地利、希腊等国家。欧洲的艾滋病患者也是男性占大多数，年龄在 20—49 岁之间居多，与美洲相似。但在欧洲发现的艾滋病危险人群与美洲略有不同，静脉注射毒品成瘾者十分少见，主要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据了解，这些年来，从其他大陆地区移居到欧洲的移民者日益增多。按照艾滋病患者的出生地来分析，欧洲当地人的患者人数约占 90%，非欧洲出生的病例占 10%，其中大多数是非洲出生的。

许多人认为，艾滋病的发源地可能在非洲，而且非洲的艾滋病流行比较严重，据报道，世界上最早的艾滋病病人发生在 1959 年，来自非洲。中非国家扎伊尔 1976、1977 年就有艾滋病的发生，这一点也证明了上述观点。

此外，在欧洲最早发现的一些患者是非洲人或与非洲人有着密切关系的欧洲人，这样似乎提示欧洲的艾滋病是从非洲传入的。居住在比利时的非洲人有定期回国旅行的习惯，可能在此期间染上了艾滋病传入欧洲。在 1960 年，曾经有成千名海地人到扎伊尔去教书或从事其它专业工作，可能把艾滋病带回美洲。所以说，艾滋病在非洲可能并非新病，而是早就有之，只是近年才从那里广泛地传播开来。

在非洲，艾滋病患者的男女比率为 1：1，女性比率明显高于欧美国家。另外，非洲卫生情况较差，尤其是医疗操作的检查与消毒不够严格，所以通过输血、手术、不洁注射器的传染是非洲艾滋病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

非洲艾滋病患者的病死率为 100%，从确诊为艾滋病至出现危重病症致死，整个过程比发达国家要短很多。

亚洲国家刚发现艾滋病的时候，艾滋病患者的人数相对的还比较少，1991 年时，有 28 个国家和地区发现 1196 例。可近几年来，艾滋病在亚洲的患病率却是成倍地在增加，形成了迅速蔓延的趋势。

有专家说，在世界所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差不多有 1/4 的人居住在亚洲，单是印度的感染人数估计就有 300 多万人。亚洲地区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在过去 3 年里增加了一倍，到本世纪末可能还要增加一倍。

泰国艾滋病传染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据泰国有关方面公布，泰国已有 80 多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孕妇中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在泰国南部为 1.5%，在北部和中部接近 3%。

据估计，到 2000 年，泰国全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将达 6 万人，感染这一病毒的儿童将达 6.3 万人。同时，艾滋病孤儿将达 12 万人。而泰国全国人口 1998 年约为 5500 万。

目前，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分布情况大体是：西南边境地区以静脉吸毒人群为主，沿海省份以探亲回国人员为主，内地省份以劳务回国人员

为主，大城市以性病病人为主。在传播途上，主要是通过血液途径和性接触进行传播，目前还没有发现母婴途径传播的感染者。

在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大部分是在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西部的静脉吸毒者。

据推测，艾滋病病毒是从缅甸传入中国的，而缅甸的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又极可能是从泰国传入的。所以，血液途径在中国是主要的传播途径。

由于毒品的泛滥，吸毒的人数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青少年吸毒者明显增多，使毒品的危害更加严重和广泛。同时，吸毒的趋势也正从边疆向内地，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吸毒的品种也从鸦片转化为海洛因。在一些地区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竟占 80% 以上。

世界性措施

医学、社会学专家们作出这样一个结论：越是性自由盛行、家庭震荡解体越严重的地方，青少年问题和各种社会弊端就越严重，艾滋病流行也越难于遏制；健康的家庭和健康的社会才是抵御艾滋病最坚固的堡垒。

1988 年 1 月，世界卫生组织在伦敦召开了一个“全球预防艾滋病规划”的部长级高级会议。会议决定：1988 年为“全球防治艾滋病年”，12 月 1 日为全世界宣传防治艾滋病日，称为“世界艾滋病日”。并决定以后每年的 12 月 1 日要举行相应活动，以号召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共同对抗艾滋病。

“世界艾滋病日”的目的是：

第一、让人们知道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是能够加以控制和预防的；

第二、让大家知道，防治艾滋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三、通过艾滋病日的宣传，唤起人们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同情和理解。因为他们的身心已饱受疾病的折磨，况且有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能是被动的，无辜的；

第四、希望大家支持各自国家制定的防治艾滋病的规划，唤起民众行动起来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每一个世界艾滋病日都有一个宣传的主题，如：

1988 年 12 月 1 日，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让我们大家都来宣传预防艾滋病。

1989 年 12 月 1 日，第二个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让我们互相爱护。

1990 年 12 月 1 日，第三个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妇女与艾滋病。

1991 年 12 月 1 日，第四个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艾滋病——共同迎接挑战。

1997 年 12 月 1 日，第十个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儿童与艾滋病。

1998 年 12 月 1 日，第十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青少年——迎战艾滋病的生力军。

围绕着每个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成员国，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当天及其前后，都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报告会等各种宣传形式进行宣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世界卫生组织各地区办事处的主任照例在这一天要致词阐述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意义，陈

述本次世界艾滋病日的宗旨。世界卫生组织各成员国政府的卫生行政领导人，乃至国家的领导人也要出面讲话，强调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性和支持防艾滋病的决心。中国上届卫生部长陈敏章、副部长何界生都在艾滋病日在电视台讲演过。

为了寻找攻克艾滋病的良药，世界各国政府不惜投入大量的经费，来进行对艾滋病病毒的研究，试图研制出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和疫苗。这些年来，尽管有不少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对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有着可喜的苗头和进展，但是，专家们不得不宣布：至今，科学仍然落后于艾滋病的流行。到目前为此，仍未找到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和有效的预防疫苗。而且，在未来数年，仍然很难有有效的预防疫苗和治疗方法问世。

艾滋病在当今世界，依然是不治之症。

艰苦的探索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艾滋病的危险也波及到中国。根据中国进行的流行病学监测和研究结果看来，中国正在面临着可以预见的、日益严重的艾滋病的威胁。从 1985 年中国大陆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到 1992 年 12 月，有 1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总人数 969 例，其中艾滋病病人 12 例。1997 年 9 月底，全国共有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 8277 例，其中艾滋病病人 168 例。到了 1998 年，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1170 例，其中包括艾滋病病人 338 例，死亡 184 例。到此为止，全国已不再有空白省份。也就是说，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已经找不到可以躲避艾滋病这个瘟神的净土。

1994 年以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只局限于边境地区，

1995 年以后便进入内地，到了 1996 年，又进入城市，并形成了快速发展的趋势。

中国自八十年代初艾滋病在世界出现以来，就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它的流行和发展。

自 1984 年起，便着手在国内开展艾滋病的监测和宣传教育工作，并逐步制定和完善防治艾滋病的对策和措施。

1986 年，中国将艾滋病列为报告传染病，重点加强管理。并成立了卫生部预防艾滋病管理工作小组，指导全国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为国家制定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方针、政策、规划，提出建议。

1987 年，制定了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确定了防止艾滋病发生的蔓延，减少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发病与死亡的目标，并从加强组织领导到建立健全专业机构及宣传教育、监测、科研、培训等方面作了相应规定。经国务院批准，颁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

1989 年 2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预防法》，将艾滋病、淋病和梅毒列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1990 年 2 月，根据预防艾滋病工作的需要，成立了国家预防艾滋病委员会，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工作。9 月成立了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承担领导协调和技术指导，以保证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规划的贯彻执行。

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制定完成，并开

始实行。

为了及时诊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加强艾滋病监测和研究工作，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才和财力。

1986 年，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建、杭州、西安、沈阳、南宁等城市建立了艾滋病监测点，开展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血清监测工作。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开展了监测工作。国家并设立了 11 个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确认实验室，几十个初筛实验室。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艾滋病监测网络。

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在中国都存在着迅速蔓延的趋势，而且，这三种属于艾滋病的主要传染途径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因此，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前景是十分严峻的。

如何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行之有效地控制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这三种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这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带着这些问题，我查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

“毒品”为什么会使吸毒者产生近乎疯狂的快感和难以戒断的痛苦呢？

现代医学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

人的中枢系统内存在着一个脑啡肽系统，其部位分布于人体的初级感觉中枢——丘脑和同情绪活动有关的大脑边缘系统。正常的生理情况下，人体的有关神经细胞可适量地分泌一种称之为脑啡肽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使肌体保持痛觉阈，以便对一般的非伤害性刺激具有某种程度的耐受性，而对伤害性刺激产生疼痛性反射，保护肌体免受伤害；二是维持人体正常的情绪反应，在一定条件下使人产生某种原始的，本能的满足感。

海洛因及其家族（吗啡、杜冷丁、可卡因及鸦片等）具有和上述脑啡肽物质相同的作用，进入人体后同样可作用于脑啡肽系统，一方面使痛觉阈增高而镇痛，另一方面则引起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快感。然而这种欢欣和满足是短暂的，随着海洛因在体内的消失，人便落入痛苦之中，大有从天堂落入地狱之感。于是吸毒者为了摆脱地狱般的痛苦，不得不再吸海洛因。长期反复吸食的结果，一是使脑内的神经细胞减少或停止分泌脑啡肽，而不得不依靠海洛因来补充维持痛觉阈和稳定情绪，一旦没有则出现难以忍受的戒断症状；在精神方面表现为吸则后悔，不吸则痛苦，想戒又戒不了的矛盾。

海洛因是通过有害的方式直接满足本能的需要，一旦吸食上瘾，人便丧失了自制能力，对于法律、道德、人格，甚至个人的营养、卫生等统统置之度外，最终的结果

是个人身体和精神的毁灭以及群体的退化。

吸毒者把大部分的钱拿去买毒品，吃饭的钱极少，有的人甚至连填饱肚子都困难。

再加上吸毒者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饥一顿饱一顿，所以，严重贫血、骨髓造血机能不正常。重度营养不良是吸毒者的常见病，也是大多数吸毒者丧失劳动能力和诱发其它疾病的原因。

吸毒成瘾的人，中枢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明显受损。由于吸毒者的肌体能力大大降低，非常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如脑脓肿、视神经病变、心肌炎、破伤风、败血症、皮肤多发性脓疮、感染性静脉炎、脉管炎等等。

吸毒者的呼吸系统和运动系统受损也是严重的。最常见的是海洛因所

致中枢抑制呼吸衰竭，死亡率很高。有资料表明，全世界的吸毒者中，每年都有十多万人因吸毒死亡。

还有常见的海洛因性肺水肿、肺炎、肺脓肿、毒品毒气性肺癌、神经性肌肉病变、病毒性肝炎、乙型肝炎、性病等。

吸毒最为严重的是传播艾滋病。

目前，我国已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主要是经静脉吸毒传播。但是已发现寄发于静脉吸毒的性传播。

静脉吸毒者的增加是导致艾滋病感染流行的重要因素，从潜在的威胁看，性乱者将是最主要的高危人群。因为，吸毒者早期往往涉足性乱，女性吸毒者又多以卖淫来换取吸毒的资金，这种交叉重叠的行为方式无疑加剧了艾滋病的扩散。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由于性解放风行，放弃了传统道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严重的性病流行，也促成了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性解放冲击和破坏了人类经过几千年探索和经受无数挫折后才逐渐形成的性道德观念，致使西方的两性行为某种程度上又倒退到近乎原始的放任和丧失社会约束的状态。

这种违反正常的生理和社会行为规范的错误行为，必然要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惩罚。

新闻媒介曾报导了这么一件事：美国是目前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体育在这里早已商品化，知名度较高的体育明星们均有巨额收入，这些优厚的条件使他们具备了寻花问柳的资本。现在的美国青少年一代由于缺乏健康的导向，“追星族”、“发烧友”越来越多，日益疯狂。出于崇拜、猎奇、刺激等心理，不断对明星们展开攻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职业球星说：一个女人请他到她家里去做爱，条件是要一双带有签名的球鞋。这个明星到那个女人家一看，她的柜子里已摆放着 100 多双签名的球鞋，都是 NBA 的明星们。

蒙特利尔市一位叫克莱门托·奥利维埃的艾滋病问题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披露：他的一位 24 岁的艾滋病女患者在临死前对他说，她曾同北美冰球联合会的 50 余名冰球好手发生过两性关系。由此，奥利维埃断定，艾滋病毒肯定已在其中一些人身上“找到了孳生地”。

一些卓有远见的专家学者早已深刻地认识到性解放将在人类社会中造成无可挽救的灾难。

他们严肃地指出：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宣布了性革命的终结。

近年来，随着西方“性解放”思潮的传入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大中城市以及农村中婚姻规范和性道德也受到了冲击。一部分人在批判传统贞操观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时，否定了两性关系方面起码的道德规范和性行为的文明与健康准则。于是，在城市青年中，婚前和婚外性关系被一部分人接受或容忍，多个性伴侣和性滥交现象已不鲜见。

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内地大量年轻女性涌向开放地区卖淫，而嫖客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外国的旅游者，拥有多个性伴侣的“新潮”和嫖娼行为的滋生，形成了艾滋病在我国传播的温床。

卖淫嫖娼者都属于最容易受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正如吸毒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一样，卖淫嫖娼也在中国的土地上死灰复燃，并且，近些年来，这一丑恶现象更是日趋严重。

我国已经在暗娼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就表明通过卖淫嫖娼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开始。

卖淫嫖娼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因为在性行为中，已经患有艾滋病的嫖客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娼妓，受感染后的娼妓通过卖淫又使更多的嫖客受传染，嫖客受感染后既可使尚未受感染的娼妓染上艾滋病病毒，又可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自己的配偶或者姘头。这种错综复杂的传播关系必然使艾滋病病毒者的数目成倍地增长。

所以说，一夜风流就可导致后悔终生，甚至断送生命。

据报载：北京出现的内地第一个“同性恋沙龙”已经被有关部门宣布取缔。据负责官员称：这个沙龙在传播某种错误观念，不是反对而是鼓吹同性恋，违背了中国健康教育的宗旨，必须停办。

被命名为“男人的世界”的这个沙龙是1992年11月22日正式出台的，香港《明报》的报道透露说，共有35名同性恋男子参加首次活动，有关专家从医学和社会行为学角度发表了对同性恋的看法，同性恋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同性恋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世界上最早的艾滋病就是在同性恋中发生的，如今，同性恋已逐渐在我国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据知情人士介绍说，北京现有××处同性恋活动场所。这些场所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公共浴室也是同性恋者活跃较多的地方。

有的同性恋活动则是在饭店、酒吧、歌厅等地的阴暗中进行，但是这些地方的消费不是一般同性恋者所能承担的。

显然，在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是在同性恋者的圈子中或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有名的人，也会竭力对亲友、家庭、社会掩饰他们的真实倾向。

这一系列的现象更令人恐惧和担忧的是，不管是卖淫、嫖娼还是同性恋，这股暗流都不可能像注射传染和母婴传染的那样容易被发现或预防。因此，它具有特殊的危险性。

从医学的定义上讲，同性恋就是指同性个体之间肉体亲昵的行为。

同性恋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按正常的自然和社会规律来看，同性间的性行为心理上应该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同性恋打破了这种障碍，其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有的研究者将同性恋又称之为“性变态”，或又叫“性倒错”。这一类的人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是全然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必须永远是同性，异性绝不能成为他们在性方面所渴望的对象。在性的事情上，异性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惹其嫌恶的，由于这种嫌恶之情，他们便不能进行正常的性交，或者在其中得不到任何兴趣。

第二种是两栖性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

第三种人只是偶尔倒错。在某些外在环境里，多半因为正常的性对象遥不可及，或者经由模仿，他们也能够以同性的人为其性对象而获得满足。

这些变异或违反习俗的性行为，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遭人唾弃，被社会法律所禁止的。

大约两千年以来，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一直坚持男女之间的性的接

触，只能严格限制在夫妻婚姻关系里，所有其他的性行为绝对被禁止。《旧约全书》中极其明确地指出“如果某一男子和其他男子同居，如同他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一样，他们两者同样是亵渎神灵的：他们一定要被处死。”

1976 年教皇保罗六世就颁布了一个 5000 字的《关于性道德问题的宣言》。和犹太人新教徒信仰中的一些教规相类似，这个宣言强烈地谴责同性恋、手淫、婚前性行为 and 通奸等，认为这些行为是人所固有的本质的错误的失调。

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法律禁止同性恋和许多形式的自愿的异性恋爱行为。从前，美国大多数州里都把同性恋、婚前性行为 and 类似的性行为规定为轻罪或重罪之列，而且常把同性恋者送进监狱。

后来，性解放风靡当代西方社会，同性恋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受到挞伐。美国有的地区，同性恋者为数越来越多，并形成团体，不仅拥有他们自己的杂志、报纸、圣地、居住地区、生活方式和乐趣，在一些城镇中，还有为同性恋男女设置的酒吧、浴场、俱乐部和社会组织。

这种变异的行为终于造成了艾滋病在人类发生的恶果。

男性同性恋是世界首推的艾滋病高危人群。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 1981 年首次发现的 5 名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其后发现的 26 名卡波济氏肉瘤患者，全都是男性同性恋者。在加利福尼亚，90% 的艾滋病患者是男性同性恋者。

在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也是男性之间的性交往，他们的某些性行为，为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传染源。

在中国已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同性恋者的比例还很小，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群在艾滋病的传播中失去其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同性恋者的活动和交往是不公开的，基本上处于秘密状态的，这就给艾滋病在这个人群中的发现带来了困难。因为艾滋病的潜伏期可达 6 个月——7 年，有的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外，许多同性恋者都是要结婚，要生孩子的，这就更加增加了他们感染继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

同性恋在中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群。

可以这样说，与吸毒、卖淫嫖娼者同处于危险边缘的是鲜为人知的中国的同性恋人群。

据一些研究资料表明，同性恋者的性伴侣一般不固定，随遇随散，性方式杂乱，每个性伴侣接触二三次后即又更换。他们在接触中仅以性行为为目的，并不了解对方的年龄、职业等情况。有的虽然性伴侣仅有一个，但是谁能知道对方的性伴侣又有多少？

1988 年 5 月，上海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一名 26 岁的男性同性恋者，公安人员在破案过程中侦察到的同性恋者竟达一千多人。

上海在一次对 96 名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中，发现其肛交的发生率为 81%，口交的发生率为 60%；他们每人平均有 7 个性伴侣；25% 的被调查对象有患性病的经历；31% 的人和外国人发生过同性性行为。

在武汉的一所医院，40 例男性早期梅毒患者中就有 33 例同性恋者。

天津某医院，1985 年至 1989 年间，门诊收治的 366 例性病患者中，有 61 例同性恋者感染了早期梅毒，在龟头、肛门和口腔等处，发生硬下疳。

艾滋病对于它的受害者，不分性别、年龄、地位、阶级以及国家……

美国著名画家凯斯·哈林在 1989 年确诊为艾滋病，当时他还筹划举办“艾滋病死前一年派对”。1990 年 1 月，哈林已经无法说话，神志不清。一个月后，他的派对还来不及举行，就结束了三十一岁的短暂生命。

拥有“宗教艺术家”美名的美国著名摄影家梅布索普 1988 年 7 月曾为辟谣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罗伯特·梅布索普回顾展》，可第二年的 3 月，梅布索普就与世长辞，死因就是艾滋病。

洛赫逊是好莱坞的著名演员，他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并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1985 年 7 月，他到巴黎治疗，可到 7 月底他便返回美国，仅仅拖到当年的 10 月，这位影坛巨星便陨落了。

被誉为“时装插画之王”的安乐尼·洛贝斯二十岁时就成为美国的服饰插画超级巨星，并成为了流行服饰界的领导者，但却在 1987 年 3 月因艾滋病死于洛杉矶。

.....

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艾滋病患者，艾滋病就是死神！

遗憾的是，当他或者是她明白了这一残酷的现实时，后悔已经晚了.....

1993 年 12 月 1 日是第六个“世界艾滋病日”，纽约市为纪念这日子，第四次进行“无光之夜”活动，以哀悼艾滋病死者。

这天晚上，纽约市高达 102 层的帝国大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及克莱斯勒大楼的装饰灯熄灭 15 分钟。华盛顿的白宫也熄灭灯光 15 分钟。

据说，在旧金山，在欧洲的伦敦、维也纳和蒙特利尔等地，夜间都把摩天大楼、著名建筑物及桥梁的灯光暂时熄灭，以示哀悼。

艾滋病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给人类的健康、文化、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家庭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纷纷制定对策，旨在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

在美国，发生过这么一桩案子：

美国密执根州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离婚妇女不顾他人的健康，先后与五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一个 14 岁的男孩。此事后来被揭发，这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遭到法庭控告，法官怒判被告不准与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包括她的男朋友在内。

这宗少见的判决是由乌斯克冈市法官尼尔·穆拉里作出的。被告是三十一岁的白莲达·詹逊，她有两个子女。原告指出她和五个男人发生性行为前没有事先告诉对方她自己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法官穆拉里在判案时生气地对被告说：“你的行为危害了几个人的健康，罪责难恕。”

这位法官最先命令白莲达每日 24 小时都要留在一家管教所中，足不能出户。后来又放宽为在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可以外出，但必须由一名指定的女性监管人陪同，确保她不得与男人接触。

她甚至被禁止与男友的联系，不准男友到管教所探访她，连在电话中多谈和通信都不可以。

白莲达散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是由一名 14 岁的男孩子揭发的，她曾与他发生性关系。

事后这个男孩子将事情告诉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获悉白莲达曾对人说过自己染有艾滋病病毒，大为惊恐，于是向警方报案。

根据密执根州的预防艾滋病法律，一个染有艾滋病的人，在与性伴侣

发生性行为之前，必须告诉对方自己染有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否则就算犯法。倘若白莲达今后不遵守法官的命令“禁性”，那她将会再被拘控，最高刑罚是入狱五年。

瑞典仅有人口 400 多万，然而却有 6000 余人带有艾滋病病毒，为此，瑞典当局正式启用了一座小岛，专门用来隔离艾滋病人。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已被送进一座十六世纪的古老建筑内，未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开此岛。

这座艾滋病隔离所，设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阿狄尔苏岛上，极其偏僻荒凉，几乎与世隔绝。它曾经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后又重新整修。这些隔离病房都是古老的平房，每个艾滋病人在这里都有单独的卧房和浴室，房屋四周均有高墙和戒备森严的警卫。

这些第一批送来的艾滋病患者，都是经过严格审定把关的，其证据确凿，屡教不改，他们明知自身患上艾滋病，却仍然继续胡乱性交和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故意扩散病毒，构成公害。

为了严防艾滋病传入和传播，中国政府已先后拟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政府法规：

1984 年和 1985 年，卫生部与有关部门两次联合发出通知，限制进口血液制品，包括因子制剂。

1986 年 12 月，我国公布了凡患有艾滋病、性病等传染病的外国人不准入境，如果发现患有上述疾病的外国人，中国卫生主管机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令其提前出境。

1986 年，我国卫生部成立了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指导全国工作。

1988 年国家七部委共同发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中心若干规定》。

1989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纳入法定传染病范围进行管理。

没有一个人愿意感染艾滋病。

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艾滋病患者。

因为，那无疑是一份死亡的判决书。

每一个数字的后面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灵。

每一个数字的后面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毁灭……

在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致医务人员的一封公开信》中有这样两句话：“疾病不应该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惩罚，疾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每一个医务人员应该充满爱心，用我们的双手和知识去帮助受艾滋病威胁的同胞。”

艾滋病所涉及的范围早已不限于医疗卫生，它超越了医学，成为了一个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同样，艾滋病人需要全社会人们的同情和帮助。

对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恐惧、歧视不仅在我们国家有，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发现艾滋病的国家都有。

第三次国际艾滋病防治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时，警察都戴上了非常显眼的黄色塑料手套，并逮捕在会场外面示威的同性恋者。

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家庭中三个儿子都因血友病感染上艾滋病。为此，他们的房屋被人用火烧了，小孩也不准上学。

田纳西州的一个孩子因输血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被赶出了校门。他

的母亲偷偷地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没几天他的母亲就彻底放弃了让孩子上学的念头，因为有一些人开车经过他家时，车上就写着“杀死他”的标语。

许多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面对的不是医学问题，而是周围的人们恐惧和歧视。

艾滋病人和其它病人一样，是不应该受到歧视的。

这个问题多年来已经引起了国际预防艾滋病组织的重视。

在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制订的十个宣传要点中指出：“艾滋病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没有理由对艾滋病患者产生恐惧感，他们不应该受到歧视。他们面对着肉体 and 精神的巨大挫折，他们需要来自我们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我国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特别提到：“大多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体格及精神都适合于从事日常活动，并无经任何社会活动接触而传染的危险。为此，国家的政策是：如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临床情况允许，他们应该参加正常的工作学习而不受歧视。”

规划中还提到：“为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必要的担心和歧视，需要对人们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使他们知道一般社会接触不会引起艾滋病病毒的传染，要以同情的态度对待那些感染者。”

同是地球的生灵，我们有什么权利为保护自己的生而剥夺艾滋病人活的权利？！

目前，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传播途径大部分是通过静脉吸毒的感染，但随着近年来禁毒禁吸的各项措施坚决有力，因静脉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已在逐渐下降。

但可以相信，不要多久就会以性接触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最大的隐患——无法消除和控制的色情行业，将要导致艾滋病的快速蔓延，最终达到失控的地步。

针对这个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职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家十分自信而又十分无奈地说，五十年代，中国就以“无毒国”而著称于世，毒害终有一天会在中国大地上再度清除。同样，同性恋这种变态的性行为历来被中华民族所厌恶，最终也会在这块有着三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土上销声匿迹。然而，我们束手无策的将是卖淫嫖娼这股越来越大的黄色暗流，将避孕套视为“安全性行为的工具”而进行推广的宣传纯属误导，必将重复美国人十年前就犯过的错误，从而导致性病和艾滋病在中国的爆发和快速蔓延，以及青少年的性自由、少女早孕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他说，在中国除了提倡性道德和洁身自爱的宣传教育外，唯一的办法只有采取疏导，这样才可能有效地控制传播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染源。

难道就别无选择？

但愿这仅是一种偏见。

据有关报道，中国目前的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已超过 30 万。如果现有控制艾滋病的能力得不到明显加强，到 2000 年，中国艾滋病的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 1000 万。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尽管迄今为止，世界上还尚无任何一种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或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发明出来，但是可以相信，生物医学的奇迹不久将会给艾滋病患者带来福音。在人们急切期待生物医学的奇迹出现之前，唯一可能制止或缓解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切实方法便是改变人们的不良行为。

中国目前尽管艾滋病的传播速度令人担忧，甚至连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的官员们也为此感到“震惊”，但只要人们都警觉起来，充分认识艾滋病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以及对后代的危害，人人洁身自重，停止非婚性行为和同性恋，坚决取缔卖淫嫖娼，加大缉毒戒毒的力度，惩治毒品犯罪。那么，被称之为“超级癌症”、“二十世纪瘟疫”的艾滋病必定会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被控制，最终被消灭。

荡涤污垢，神州大地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富饶，神州大地上的人们将会生活得更加健康幸福。

——完——

